四庫全書

子部

日知録卷二十六　　崑山　顧炎武　撰

史記通鑑兵事

秦楚之際兵所出入之塗曲折變化唯太史公序之如指掌以山川郡國不易明故曰東曰西曰南曰北一言之下而形勢瞭然以關塞江河為一方界限故於項羽則曰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曰羽乃悉引兵渡河曰羽將諸侯兵三十餘萬行畧地至河南曰羽渡淮曰羽遂引東

欲渡烏江於高帝則曰出成臯玉門北渡河曰引兵渡河復取成臯葢自古史書兵事地形之詳未有過此者太史公胷中固有一天下大勢非後代書生之所能幾也司馬溫公通鑑承左氏而作其中所載兵法甚詳凡亡國之臣盜賊之佐苟有一策亦具録之朱子綱目大半削去似未達溫公之意

史記於序事中寓論斷

古人作史有不待論斷而於序事之中即見其指者惟

太史公能之平準書末載卜式語王翦傳末載客語荆軻傳末載魯句踐語鼂錯傳末載鄧公與景帝語武安侯田蚡傳末載武帝語皆史家于序事中寓論斷法也後人知此法者鮮矣惟班孟堅間一有之如霍光傳載任宣與霍禹語見光多作威福黄霸傳載張敞奏見祥瑞多不以實通傳皆褒獨此寓貶可謂得太史公之法者矣

史記秦始皇本紀末云宣公初志閏月然則宣公以前皆無閏每三十年多一年與諸國之史皆不合矣則秦之所用者何正邪

子長作史記在武帝太初中高祖功臣年表平陽侯下云元鼎三年今侯宗元年今侯者作史記時見為侯也下又云征和二年侯宗坐太子死國除則後人所續也卷中書征和者二後元者一惠景閒侯者年表書征和者一後元者三建元以來侯者年表書征和者二漢興

將相年表有天漢太始征和後元以至昭宣元成諸號
歷書亦同楚元王世家書地節二年齊悼惠王世家書
建始三年者二曹相國世家書征和二年賈誼傳賈嘉
至孝昭時列為九卿田叔傳匈奴傳衛將軍傳末有戾
太子及巫蠱事司馬相如傳贊楊雄以為靡麗之賦勸
百而諷一皆後人所續也河渠書東海引鉅定漢書溝
洫志因之東海疑是北海之誤按地理志齊郡縣十二
其五曰鉅定下云馬車瀆水首受鉅定東北至琅槐入

海又千乘郡博昌下云博水東北至鉅定入馬車瀆而
孝武紀曰征和四年春正月行幸東萊臨大海三月上
耕於鉅定還幸泰山修封計其道里亦當在齊去東海
遠矣
凡世家多本之左氏傳其與傳不同者皆當以左氏為
正齊世家吾太公望子久矣此是妄為之說周之太王
齊之太公吳之太伯有國之始祖謂之太祖其義一也
趙世家趙簡子除三年之喪期而已此因左傳降於喪

食之文而誤爲之解本無其事
敬侯十一年魏韓趙共滅晉分其地成侯十六年與韓
魏分晉封晉君以端氏此文重出
田敬仲完世家敬仲之如齊以陳氏爲田氏此亦太史
公之誤春秋傳未有稱田者至戰國時始爲田耳
仲尼弟子傳公孫龍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歲按漢書
注公孫龍趙人爲堅白異同之說者與平原君同時去
夫子近二百年殆非也且云少孔子五十三歲則當田

常代魯之年僅十三四歲爾而曰予張子石請行豈甘羅外黄舍人兒之比乎

商君傳以鞅為大良造將兵圍魏安邑降之此必安邑字誤其下文曰魏惠王使使割河西之地獻於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乃是自安邑徙都之事耳安邑魏都其王在焉豈得圍而便降秦本紀昭王二十一年魏獻安邑若已降於五十年之前何煩再獻乎趙世家敬侯元年始都邯鄲成侯二十二年魏惠王拔我邯鄲亦有可疑

虞卿傳樓昌樓緩恐是一人虞卿進說亦是一事記者或以為趙王不聽或以為聽之太史公兩收之而不覺其重爾

燕王遺樂閒書恐即樂毅事而傳者誤以為其子然以二事相校在樂毅當日惠王信讒易將不得不奔其後往來復通燕亦未失故君之禮若樂閒不過以言之不聽而遂懟君絕君雖遺之書而不顧此小丈夫之悻悻者矣

屈原傳雖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似屈原放流於懷王之時又云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則實在頃襄之時矣放流一節當在此文之下太史公信筆書之失其次序爾

隨何說英布當書九江王不當書淮南王歸漢之後始立為淮南王也盖採之諸書其稱未一

淮陰侯傳先云范陽辯士蒯通後云齊人蒯通一傳互

異韓王信說漢王語乃淮陰侯韓信語也以同姓名而誤

漢書

孝武紀天漢四年秋九月令死罪人贖錢五十萬減死一等太始二年九月募死罪人贖錢五十萬減死罪一等此一事而重見又同是九月

高帝功臣表十八侯位次一蕭何二曹參三張敖四周勃五樊噲六酈商七奚涓八夏侯嬰九灌嬰十傅寛十

一靳歙十二王陵十三陳武十四王吸十五薛歐十六周昌十七丁復十八蟲達當時所上者戰功而張良陳平皆居中計謀之臣故平列在四十七良列在六十二也至十八侯賛則蕭何第一樊噲第二張良第三周勃第四曹參第五陳平第六張敖第七酈商第八灌嬰第九夏侯嬰第十傅寛第十一靳歙第十二王陵第十三韓信第十四陳武第十五蟲達第十六周昌第十七王吸第十八而無奚涓薛歐丁復此後人論定非當日之

功次矣且韓信已誅死安得復在功臣之位即此可知矣此位次高后二年所定故凡已絕奪在前者皆不與史家之文多據原本或兩收而不覺其異或並存而未及歸一漢書王子侯表長沙頃王子高成節侯梁一卷中再見一始元元年六月乙未封一元康元年正月癸卯封此並存未定當删其一而誤留之者也地理志於宋地下云今之沛梁楚山陽濟陰東平及東郡之須昌壽張皆宋分也於魯地下又云東平須昌壽張皆在濟東屬魯非宋地也當攷此

並存異説以備攷當小注於下而誤連書者也史記田叔傳既云司直田仁主閉守城門坐縱太子下吏誅死而下又云仁發兵長陵令車千秋上變仁仁族死陘城今在中山國此亦古人附注備攷之文　古人著書有疑則闕之以待攷如越絶書記吳地傳曰湖王湖當問之丹湖當問之是也　楚元王傳劉德昭帝時為宗正丞雜治劉澤詔獄而子向傳則云更生父德武帝時治淮南獄一傳之中自為乖異又其更名向在成帝即位之後而元帝初年即曰微堪向欲以為諫大夫此兩收而未對勘者也

禮樂志上云孝惠二年使樂府夏侯寛備其簫管下云

武帝定郊祀之禮乃立樂府武五子傳上云長安白亭東為戾后園下云後八歲封戾夫人曰戾后置園奉邑樂府之名蚤立於孝惠之世戾園之目預見於八年之前此兩收而未貫通者也夫以二劉之精核猶多不及舉正何怪乎後之讀書者愈鹵莽矣後周書蠕蠕並作茹茹惟列傳二十五卷獨作蠕蠕

天文志魏地觜觽參之分野也其界自高陵以東盡河東河内南有陳留及汝南之名陵㶏彊新汲西華長平

潁川之舞陽郾許鄢陵河南之開封中牟陽武酸棗卷皆魏分也按左傳子產曰遷實沈於大夏主參故參為晉星然其疆界亦當至河而止若志所列陳留已下郡縣並在河南於春秋自屬陳鄭二國角亢氐之分也不當併入魏本都安邑至惠王始徙大梁乃據後來之疆土割以相附豈不謬哉

食貨志單穆公諫景王鑄大錢本之周語王弗聽卒鑄大錢此廢輕作重不利於民之事班氏乃續之曰以勸

農贍不足百姓蒙利焉失其指矣
地理志丹陽下云楚之先熊繹所封十八世文王徙郢此誤按史記楚世家成王封熊繹於楚居丹陽徐廣曰在南郡枝江縣水經注曰丹陽城據山跨阜周八里二百八十步東北兩面悉臨絶澗西帶亭下溪南枕大江嶮峭壁立信天固也楚熊繹始封丹陽之所都也地理志以為吳子之丹陽尋吳楚悠隔繿縷荆山無容遠在吳境非也山海經丹山在丹陽南郭璞注今建平郡丹陽城秭歸縣東七里

枚乘傳上云吳王不納乘等去而之梁下云枚乘復説吳王蓋吳王舉兵之時乘已家居而復與之書不然無緣復説也

杜周傳周為執金吾逐捕桑弘羊衛皇后昆弟子刻深按百官表天漢三年二月執金吾杜周為御史大夫四年卒而衛太子巫蠱事乃在征和二年周之卒已四年其時暴勝之為御史大夫又十一年昭帝元鳳元年御史大夫桑弘羊坐燕王旦事誅史家之謬如此

王尊傳上行幸雍過虢按今之鳳翔縣乃古雍城而虢在陝幸雍何得過虢當是過美陽之誤美陽故城在今扶風縣北二十里且上文固云自虢令轉守槐里兼行美陽令事矣

王商傳春申君獻有身妻而產懷王誤當是幽王

外戚傳從共王母及丁姬歸定陶葬共王冢次按丁姬先已葬定陶此及丁姬三字衍

漢書二志小字

漢書地理藝文二志小字皆孟堅本文其師古曰應劭

曰服虔曰之類乃顏氏注也近本漢書不刻注者誤以此為顏氏注而并删之

後漢郡國志云本志惟郡縣名為大書（本志司馬彪所撰）其山川地名悉為細注今進為大字新注證發臣劉昭采集是則前書小字為孟堅本文猶後漢之細注也其師古等諸注猶後漢之新注也當時相傳之本混作一條未曾分別耳

漢書不如史記

班孟堅為書束於成格而不及變化且如史記淮陰侯傳末載蒯通事令人讀之感慨有餘味淮南王傳中伍被與王答問語情態横出文亦工妙今悉删之而以蒯伍合江充息夫躬為一傳蒯最冤伍次之二淮傳寥落不堪讀矣

荀悅漢紀

荀悅漢紀改紀表志傳為編年其敘事處索然無復意味間或首尾不備其小有不同皆以班書為長惟一二

條可采者杜陵陳遂字長子上微時與遊戲博奕數負遂上即位稍見進用至太原太守乃賜遂璽書曰制詔太原太守官尊祿重可以償遂博負矣妻君寧時在旁知狀遂乃上書謝恩曰事在元平元年赦前其見厚如此漢書以負遂為負進又曰可以償博進矣進乃悼皇攷之名宣帝不應用之或曰進即賮字財貨也史記吕不韋傳車乘進用不饒荀紀為長元康三年三月詔曰蓋聞象有罪而舜封之有痺骨肉之親放而不誅其封故昌邑王賀為海昏侯漢

書作骨肉之恩𥽍而不殊文義難曉荀紀為長按漢書𥽍而不殊當作𥽍𥽍而不誅說文𥽍𣀔𥽍散之也從米殺聲徐引左氏定公四年傳王於是乎殺管叔而𥽍蔡叔言放之若散米今左傳作蔡蔡叔上蔡字亦音素葛反後有善讀者倣裴松之三國志之體取此不同者注于班書之下足為史家之一助

紀王莽事自始建國元年以後則云其二年其三年以至其十五年以別於正統而盡沒其天鳳地皇之號

後漢書

後漢書馬援傳上云帝嘗言伏波論兵與我意合下乃

云交阯女子徵側及女弟徵貳反於是璽書拜援伏波將軍此是采輯諸書率爾成文而忘其伏波二字之無所本也自范氏以下史書若此者甚多

桓譚傳當王莽居攝簒弑之際天下之士莫不競褒稱德美作符命以求容媚譚獨自守默然無言按前漢書翟義傳莽依周書作大誥遣大夫桓譚等班行諭告當反位孺子之意還封譚為明告里附城師古曰如古附庸王莽傳當賜爵關內侯者更名曰附城是曾受莽封爵史為諱之爾光武終不

用諱當自有說

楊震傳河間男子趙騰詣闕上書指陳得失帝怒收考詔獄震上疏救不省騰竟伏尸都市乃安帝時事而張晧傳以為清河趙騰上言災變譏刺朝政收騰繫考晧上疏諫帝悟減騰死罪一等又以為順帝事豈有兩趙騰邪

橋玄以太尉罷官就醫里舍少子十歲獨遊門次卒有三人持杖刼執之入舍登樓就玄索貨其家之不貧可

知乃云及卒家無居業喪無所殯史傳之文前後矛盾
玄以靈帝之世三爲三公亦豈無錢者
劉表傳與同郡張儉等俱被訕議號爲八顧而黨錮傳
表儉二人列於八及前後不同
蒯越韓嵩及東曹掾傳巽等說琮降操則是表卒之後
琮已赦嵩而出之矣下文云操至州乃釋嵩之囚此史
家欲歸美於操而不顧上下文之相戾也
蔡邕傳謂邕亡命江海積十二年中平六年靈帝崩董

卓為司空辟之稱疾不就卓切敕州郡舉邕詣府邕不得已到署祭酒而文苑傳有議郎蔡邕薦邊讓於大將軍何進一書按中平元年黃巾起以何進為大將軍正邕亡命之時無緣得奏記薦人也

郡國志睢陽本宋國有魚門引左傳僖公二十二年升陘之戰邾人獲公冑縣諸魚門為證按杜預注魚門邾城門非宋也

三國志

蜀志譙周傳建興中丞相亮領益州牧命周為勸學從事而先主未稱尊號即有勸學從事張爽尹默譙周等上言前後不同按周卒於晉泰始六年年七十二而昭烈即位之年僅二十有三未必與勸進之列從本傳為是

孫亮太平元年孫綝殺滕胤吕據時為魏高貴鄉公之甘露元年魏志甘露二年以孫壹為侍中車騎將軍假節交州牧吳侯本傳云壹入魏黄初三年死誤也

陸抗傳拜鎮軍將軍都督西陵自關羽至白帝於文難曉按甘寧傳曰隨魯肅鎮益陽拒關羽羽號有三萬人自擇選銳士五千人投縣上流十餘里淺瀨云欲夜涉渡肅以兵千人益寧寧乃夜往羽聞之住不渡而結柴營今遂名此處爲關羽瀨據此則當云自益陽至白帝也

作史不立表志

朱鶴齡曰太史公史記帝紀之後即有十表八書表以

紀治亂興亡之大畧書以紀制度沿革之大端班固改書為志而年表視史記加詳焉盖表所繇立昉於周之譜牒與紀傳相為出入凡列侯將相王公九卿其功名表著者既系之以傳此外大臣無積勞亦無顯過傳之不可勝書而姓名爵里存没盛衰之跡要不容以遽泯則於表乎載之又其功罪事實傳中有未悉備者亦於表乎載之年經月緯一覽瞭如作史體裁莫大於是而范書闕焉使後之學者無以攷鏡二百年用人行政之

節目良可歎也其失始於陳壽三國志而范曄踵之其後作者又援范書爲例年表皆在所畧姚思廉梁陳二書李百藥北齊書令狐德棻周書李延壽南北史皆無表志不知作史無表則立傳不得不多傳愈多文愈繁而事蹟或反遺漏而不舉歐陽公知之故其譔唐書有宰相表有方鎮表有宗室世系表宰相世系表始復班馬之舊章云

陳壽三國志習鑿齒漢晉春秋無志故沈約宋書諸志并前代所闕者補之姚思廉梁陳二書李百藥北齊書

令狐德棻周書皆無志而于志寧李淳風韋安仁李延壽别修五代史志詔編第入隋書古人紹聞述往之意可謂弘矣

史文重出

漢書王子侯表長沙頃王子高成節侯梁一卷中兩見一始元元年六月乙未封一元康元年正月癸卯封然則王子中多一侯矣馬貴與文獻通攷因而録之不知其誤

後漢地理志候城改屬玄菟而遼東復出一候城無慮

改屬遼東屬國而遼東復出一無慮必有一焉宜删者

然則天下郡國中少二城矣

史文行字

漢書吳王濞傳吳有章郡銅山誤多一豫字後漢書光

武紀以前密令卓茂爲太傅誤多一髙字黨錮傳黄令

毛欽操兵到門誤多一外字

後漢書皇后紀桓思竇皇后父諱武后父不當言諱諱

字衍

儒林傳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毛禮大小戴春秋嚴顏凡十四博士太常差次總領焉按此則十五非十四也葢衍一毛字其下文載建初中詔有古文尚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之語本紀建初八年詔同又下卷云趙人毛萇傳詩是為毛詩未得立賈逵傳建初八年詔諸儒各選高才生受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由是四經遂行於世而百官志博士十四人本注曰易四施孟梁丘京氏尚書三歐陽大小夏侯氏詩三

魯齊韓氏禮二大小戴氏春秋二公羊嚴顏氏徐防傳注引漢官儀曰易有施孟梁丘賀京房書有歐陽和伯夏侯勝建詩有申公轅固韓嬰春秋有嚴彭祖顏安樂禮有戴德戴聖凡十四博士則此毛字明為行文也

靈帝紀光和三年六月詔公卿舉能尚書毛詩左氏穀梁春秋各一人悉除議郎尚書上脫古文二字

史家誤承舊文

史書之中多有仍舊文而未及改者史記燕世家稱今王喜魏書孝靜帝紀稱太原公今上舊唐書唐臨傳今

上字再見徐有功傳澤王上金傳今上字各一見皆謂玄宗韋貫之傳上即位謂穆宗此皆舊史之文作書者失於改削爾

宋書武帝紀永初元年八月戊午西中郎將荆州刺史宜都王諱進號鎮西將軍文帝紀元嘉十三年九月癸丑立第三皇子諱為武陵王二十五年八月甲子立第十一皇子諱為淮陽王順帝紀昇明三年正月丁巳以新除給事黄門侍郎蕭諱為雍州刺史三月十五以中

軍大將軍諱爲南豫州刺史齊公世子蕭思話傳遣司馬建威將軍南漢中太守蕭諱五百人前進隋書高祖紀開皇十五年七月乙丑晉王諱獻毛龜十九年二月巳亥晉王諱來朝張奭傳晉王諱爲揚州總管王韶傳晉王諱班師鐵勒傳晉王諱北征北史李弼傳諭使持節太尉柱國大將軍大都督尚書左僕射隴右行臺少師隴西郡開國公李諱舊唐書中宗紀臨淄王諱舉兵誅韋武睿宗紀臨淄王諱與大平公主子薛崇簡等玄

宗紀詔以皇太子諱克天下兵馬元帥郝處俊傳周王諱爲西朋並當時臣子之辭

三國志魏后妃傳注甄后曰諱等自隨夫人此諱字明帝名當時史家之文也宋書武帝紀劉諱龍行虎步後周書柳慶傳宇文諱忠誠奮發北史魏彭城王勰傳帝謂勰曰諱是何人而敢久違先敕並合稱名史臣不敢斥之爾然宋紀中亦有稱劉裕者一卷之中往往雜見

冊府元龜後唐莊宗同光二年二月戊寅幸李諱宅諱字下小注曰明宗也

文選任昉為齊明宗讓宣城郡公表稱臣公言為蕭揚州薦士表稱臣王言表辭本合稱名而改為公王亦其臣子之辭也

晉書

晉書宣帝紀當司馬懿為魏臣之時無不稱之為帝至蜀將姜維聞辛毗來謂亮曰辛毗杖節而至賊不復出矣所謂賊者即懿也當時在蜀人自當名之為賊史家雜采諸書不暇詳攷一篇之中帝賊互見

天文志虛二星冢宰之官也主北方邑居廟堂祭祀祝禱事又主死喪哭泣按此冢宰當作冢人或以公羊傳宰上之木拱矣則墓亦可稱為宰又曰軫四星主冢宰輔臣也則周官之冢宰矣

藝術傳戴洋言昔吳伐關羽天雷在前周瑜拜賀按瑜卒於建安十四年而吕蒙之襲關羽乃在二十四年瑜亡已十年矣

顧榮傳前云友人張翰後又云吳郡張翰張重華傳前

云封謝艾爲福祿伯後又云進封福祿縣伯戴若思傳
舉孝廉入雒周顗傳若思舉秀才入雒南陽王模傳廣
平太守丁邵良吏傳丁紹石勒載記前作段就六眷後
作段疾六眷陽裕傳又作段眷呂纂載記前作句摩羅
耆婆後作鳩摩羅什慕容熙載記弘光門馮跋載記作
洪光門又作洪觀門

宋書

宋書州郡志廣陵太守下云宋初郡國又有輿肥如潞

真定新市五縣肥如本遼西之縣其民南渡而僑立於廣陵符瑞志所云元嘉十九年九月戊申廣陵肥如石梁澗中出石鐘九口是廣陵之有肥如也乃南沛太守下復云起居注孝武大明五年分廣陵為沛郡治肥如縣時無復肥如縣當是肥如故縣處也二漢晉太康地志並無肥如縣一卷之中自相違錯且二漢之肥如自在遼西安得屬之廣陵分之沛郡乎

魏書崔浩傳浩既工書人多託寫急就章從少至老初不憚勞所書蓋以百數必稱馮代彊以示不敢犯國其諱也如此史於馮代彊下注曰疑按急就篇有馮漢彊魏起漠北以漢强為諱故改云代强魏初國號曰代故也顔師古急就篇序曰避諱改易漸就蕪舛正指此酈道元水經注以廣漢並作廣魏即其例也

梁書

劉孝綽傳衆惡之必監焉衆好之必監焉梁宣帝諱詧

故改之盖襄陽以來國史之原文也乃其論則直書姚察書中亦有避唐諱者顧協傳以虎丘山為武丘山何點傳則為獸丘山

後周書

庾信傳哀江南賦過漂渚而寄食託蘆中而渡水漂渚當是漂渚之誤張勃吳録曰子胥乞食處在丹陽漂陽縣史記范睢傳伍子胥槖載而出昭關至於陵水戰國策作

水
瀨 索隱曰劉氏云陵水即栗水也吳越春秋云子胥奔吳至溧陽逢女子瀨水之上古溧瀨同字子胥跪而乞餐女子食之旣去自投于水後子胥欲報之乃投白金于此水今名其處為投金瀨金陵志曰江上有渚曰瀨渚是也或以二句不應皆用子胥事不知古人文字不拘如下文生世等於龍門四句亦是皆用司馬子長事

隋書

經籍志言漢哀帝時博士弟子秦景使伊存口授浮屠

經又云後漢明帝遣郎中蔡愔及秦景使天竺得佛經四十二章及釋迦立像按自哀帝之末至東京明帝之初垂六十年使秦景尚存亦當八十餘矣不堪再使絶域也葢本之陶隱居真誥言孝明遣使者張騫羽林郎秦景博士王遵等十四人之大月氏國寫佛經四十二章祕之蘭臺石室作史者知張騫為武帝時人姓名久著故删去之獨言秦景而前後失于契勘故或以為哀帝或以為明帝耳

突厥傳上言沙鉢畧可汗西擊阿波破擒之下言雍虞閭以隋所賜旗鼓西征阿波敵人以為得隋兵所助多來降附遂生擒阿波此必一事而誤重書為二事也

北史一事兩見

北齊武成帝河清三年九月乙丑封皇子儼為東平王後主天統二年五月巳亥封太上皇帝子儼為東平王一事兩書必有一誤

徐之才傳嘗與朝士出遊遥望羣犬競走諸人試令目

之之才即應聲曰為是宋鵲為是韓盧為逐李斯東走為負帝女南徂其序傳又云於路見狗温子昇戲曰為是宋鵲為是韓盧神儁曰為逐丞相東走為共帝女南徂一事兩見且序傳是延壽自述其先人不當援他人之事以附益也

宋齊梁三書南史一事互異

南齊書李安民為吳興太守吳興有項羽神護郡聽事太守不得上太守到郡必須祀以軛下牛安民奉佛法

不與神牛著屐上聽事又於聽上八關齋俄而牛死葬廟側今呼為李公牛冢安民卒官世以神為祟按宋書孔季恭傳為吳興太守先是吳興頻喪太守云項羽神為卞山王居郡聽事二千石至常避之季恭居聽事竟無害也梁書蕭琛傳遷吳興太守郡有項羽廟土民名為憤王甚有靈驗遂於郡聽事安施牀幕為神座公私請禱前後二千石皆於廳拜祠而避居他室琛至徙神還廟處之不疑南史云琛至著屐登聽事閫室中有叱聲琛厲色曰生不能與漢祖爭中原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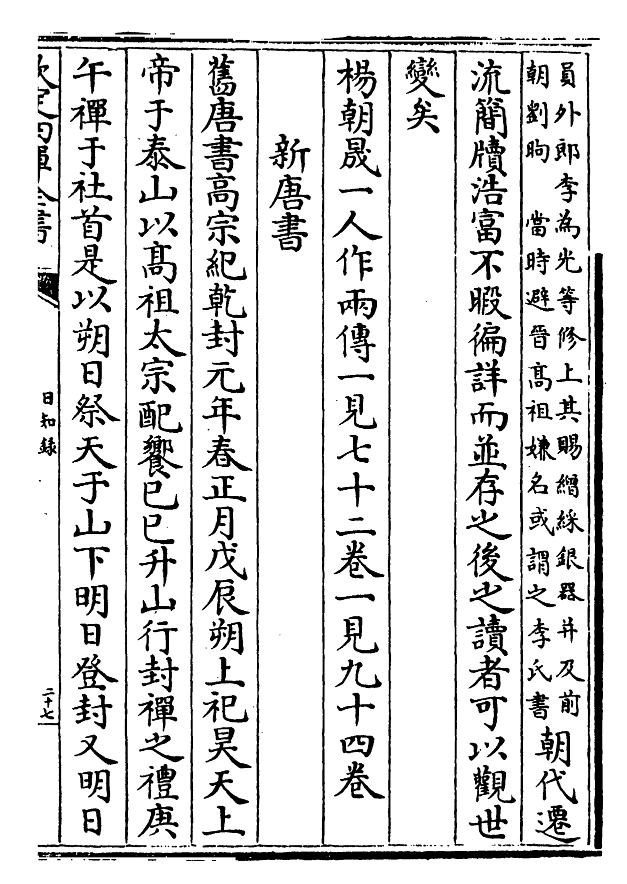
據此聽事何也因遷之於廟　又禁殺牛解祀以脯代肉此似一事而作史者一以為遭崇一以為厭邪立論不同如此又南齊書蕭惠基傳惠基弟惠休自吳興太守徵為右僕射吳興郡項羽神舊酷烈世人云惠休事神謹故得美遷南史　南史蕭猷本作淵猷同傳為吳興郡守與楚王廟神交飲至一斛每酹祀盡歡極醉神影亦有酒色所禱必從後為益州刺史值齊苟兒反攻城兵糧俱盡乃遥禱請救有田老逢數百騎如風言吳興楚王來救臨汝侯是日

猷大破苟兒則又以為獲祐盖不可信矣又南史蕭惠明傳泰始初為吳興太守郡界有卞山下有項羽廟相承云羽多居郡聽事前後太守不敢上惠明謂綱紀曰孔季恭嘗為此郡未聞有災遂盛設筵榻接賓數日見一人長丈餘張弓挾矢向惠明既而不見因發背旬日而卒此又與李安民相類而小變其說按宋書惠明傳無此事

舊唐書

舊唐書雖頗涉繁蕪然事蹟明白首尾該贍亦自可觀

其中唐臨傳今上字再見徐有功澤王上金傳今上字各一見皆謂玄宗蓋沿故帙而未正者也懿宗紀咸通十三年十二月李國昌小男克用殺雲中防禦使段文楚據雲州自稱防禦留後則既直書其叛亂之罪而哀帝紀末云中興之初王處直傳稱莊宗王鎔鄭從讜劉鄩張濬傳各有中興之語自相矛盾按此書纂於劉昫後唐末帝清泰中為丞相監修國史至晉少帝開運二年其書始成冊府元龜言户部侍郎張昭遠起居郎賈緯祕書少監趙熙吏部郎中鄭受益左司



員外郎李爲光等修上其賜繒綵銀器并及前朝劉昫　當時避晉高祖嫌名或謂之李氏書朝代遷流簡牘浩富不暇徧詳而並存之後之讀者可以觀世變矣

楊朝晟一人作兩傳一見七十二卷一見九十四卷

新唐書

舊唐書高宗紀乾封元年春正月戊辰朔上祀昊天上帝于泰山以高祖太宗配饗已巳升山行封禪之禮庚午禪于社首是以朔日祭天于山下明日登封又明日

禪社首次序甚明新書改云正月戊辰封于泰山庚午禪于社首是以祭天封山二事併為一事而繫於戊辰之日文雖簡而事不核矣

天后紀光宅元年四月癸酉遷廬陵王于房州丁丑又遷于均州埀拱元年三月丙辰遷廬陵王于房州中宗紀嗣聖元年是年九月改光宅正月廢居于均州又遷于房州

按舊書嗣聖元年二月戊午廢皇帝為廬陵王幽于别所四月丁丑遷廬陵王于均州埀拱元年三月遷廬陵

王于房州中宗紀亦同而以四月為五月然無先遷房州一節疑舊史得之歐公蓋博採而誤

代宗紀上書四月丁卯幽皇后于别殿下書六月辛亥追廢皇后張氏曰追廢則張后之見殺明矣而不書其死亦為漏畧

文宗紀太和九年十一月壬戌李訓及河東節度使王璠邠寧節度使郭行餘御史中丞李孝本京兆少尹羅立言謀誅中官不克訓奔于鳳翔下云左神策軍中尉

仇士良殺王涯賈餗舒元輿李孝本羅立言王璠郭行餘而獨於李訓不言其死況訓乃走入終南山未至鳳翔亦爲未當藝文志蕭方三十國春秋三十卷當作蕭方等乃梁元帝世子名方等（傒鮪録曰方等者即周偏義）新唐書志歐陽永叔所作頗有裁斷文亦明達而列傳出宋子京之手則簡而不明二手高下逈爲不侔矣如太宗長孫后傳安業（后異母兄）之罪萬死無赦然不慈于妾天下知之（舊書）攺曰安業罪死無赦然向遇妾不以慈户

知之意雖不異而戶知之三字殊不成文又如德宗王后傳詔曰祭筵不可用假花果欲祭者從之舊書改曰有詔祭物無用寓欲祭聽之不過省舊書四字然非注不可解也

史家之文例無重出若不得已而重出則當斟酌彼此有詳有畧斯謂之簡如崔沔駮太常議加宗廟籩豆其文兩載於本傳及韋縚傳多至二三百言又如來濟與高智周郝處俊孫處約四人言志及濟領吏部遂以處

約為通事舍人兩見於本傳及髙智周傳而石仲覽一人一以為宣城一以為江都此而忽之則亦不得謂之能簡矣此二事已見於新唐書糾繆今仍錄之

楊瑒傳言有司帖試明經不質大義乃取年頭月日孤經絶句帖試之法用紙帖其上下文止留中間一二句困人以難記年頭如元年二年之類月日如十有二月乙卯之類如此則習春秋者益少矣故請帖平文今改曰年頭月尾屬對雖工而義不通矣

嚴武傳為成都尹劍南節度使房琯以故宰相為巡內刺史武慢倨不為禮最厚杜甫然欲殺甫數矣李白作蜀道難者乃為房與杜危之也此宋人穿鑿之論（此說又見韋皋傳蓋因陸暢之蜀道易而造為之耳）李白蜀道難之作當在開元天寶間時人共言錦城之樂而不知畏塗之險異地之虞即事成篇别無寓意及玄宗西幸升為南京則又為詩曰誰道君王行路難六龍西幸萬人歡地轉錦江成渭水天廻玉壘作長安一人之作前後不同如此亦時為之

矣

張孝忠傳孝忠魁偉長六尺李晟傳長六尺古人以六尺為短今以六尺為長於他書未見馬燧楊收傳並云長六尺二寸高力士傳長六尺五寸

舊書段秀實傳陰說大將劉海賓何明禮姚令言判官岐靈岳同謀殺泚以兵迎乘輿三人者皆秀實夙所奬遇此謂姚令言之判官岐靈岳與海賓明禮為三人耳按文姚令言上當少一及字新書遂謂結劉海賓姚令

言都虞候何明禮欲圖泚此三人者皆秀實素所厚而下文方云大吏岐靈岳令言賊也安有肯同秀實之謀者哉

舊唐書高仙芝封常清二傳並云四鎮節度使夫蒙靈詧而李嗣業段秀實二傳則云安西節度使馬靈詧劉全諒傳則云安東副都護保定軍使馬靈詧按王維集有送不蒙都護詩注不蒙蕃官姓也古不字有夫音如詩鄂不韡韡不蒙當即夫蒙然未知其何以又為馬也新書因

之兩姓並見而突厥傳則云安西節度使夫蒙靈詧
馬總傳李師道平析鄆曹濮等為一道除總節度賜號
天平軍長慶初劉總上幽鎮地詔總徙天平而名總還
將大用之會總卒穆宗以鄆人附賴總復詔還鎮上云
詔總徙天平劉總也下云名總還馬總也又云會總卒
劉總也又云鄆人附賴總馬總也此於人之主賓字之
繁省皆有所不當當云詔徙天平而去總字其下則云
會劉總卒於文無加而義明矣

舊唐書皇甫鏄傳附桞泌事云泌繫京兆府獄吏叱之曰何若作此虛矯泌曰吾本無心是李道古教我且云壽四百歲府吏防虞周密恐其隱化及解衣就誅一無變異語雖煩而叙事則明新書但云皆道古教我解衣即刑卒無它異去其中間語則它異二字何所本耶

曹確傳太宗著令文武官六百四十三按百官志太宗省內外官定制為七百三十員

舊唐書鄭瀚傳昭宗謂有藴蓄就常奏班簿側注云鄭

縈可禮部侍郎平章事中書胥吏詣其家叅謁縈笑曰諸君大誤使天下人皆不識字宰相不及鄭五也胥吏曰出自聖旨特恩來日制下縈抗其手曰萬一如此笑殺他人明日果制下新書改曰俄聞制詔下歎曰萬一然笑殺天下人制已下矣何萬一之有

禮樂志貞觀二十一年詔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衆賈逵杜子春馬融盧植鄭康成服虔何休王肅王弼杜預范甯二

十二人配享儒學傳復出此文而闕賈逵作二十一人
林蘊傳泉州莆田人父披以臨汀多山鬼淫祀民厭苦
之撰無鬼論刺史樊晃奏署臨汀令此當是署令在前
作論在後而倒其文
凡吳氏糾謬所已及者不更論
昔人謂宋子京不喜對偶之文其作史有唐一代遂無
一篇詔令如德宗興元之詔不録於書徐賢妃諫太宗
疏狄仁傑諫武后營大像疏僅寥寥數言而韓愈平淮

西碑則全載之夫史以記事詔疏俱國事之大反不如碑頌乎柳宗元貞符乃布恩飾罪之文與相如之封禪頌異矣載之尤為無識

宋史

宋史言朝廷與金約滅遼止求石晉賂契丹故地而不思營平灤三州非晉賂乃劉仁恭獻契丹以求援者既而王黼悔欲併得之遣趙良嗣往請之再三金人不與此史家之誤按通鑑初幽州北七百里有渝關下有渝

水通海自關東北循海有道道狹處纔數尺旁皆亂山高峻不可越北至進牛口舊置八防禦軍募土兵守之田租皆供軍食不入於薊幽州歲致繒纊以供戰士衣每歲早穫清野堅壁以待契丹契丹至輒閉壁不戰俟其去選驍勇據隘邀之契丹常失利走土兵皆自為田園力戰有功則賜勳加賞由是契丹不敢輕入寇及周德威為盧龍節度使恃勇不脩邊備遂失渝關之險契丹每芻牧於營平之間又按遼史太祖天贊二年正月

丙申大元帥耀庫濟克平州獲刺史趙思温裨將張崇二月如平州甲子以平州盧龍軍置節度使遼之天贊二年乃後唐莊宗同光元年是營平二州契丹自以兵力取之於唐而不於劉仁恭又非賂以求援也若灤本平州之地遼太祖以俘户置灤州當劉仁恭時尚未有此州尤為無據遼史于灤州下云石晉割地在平州之境亦誤也金史張覺傳云平州自入契丹別為一軍執弗

興

阿嚕圖進宋史表

元阿嚕圖進宋史表曰厥後瀛國歸朝吉王航海齊亡而訪王蠋乃存秉節之臣楚滅而諭魯公堪矜守禮之國金史忠義傳序曰聖元詔修遼金宋史史臣議凡例前代之臣忠於所事者請書之無諱朝廷從之此皆宋世以來尊經儒重節義之效其時之人心風俗猶有三代直道之遺不獨元主之賢明也宋人謂五代史不為韓通立傳猶是第二等文字

齊武帝使太子家令沈約撰宋書疑立袁粲傳審之於帝帝曰袁粲自是宋室忠臣

遼史

宋史富弼傳言使契丹爭獻納二字聲色俱厲契丹主知不可奪乃曰吾當自遣人議之復使劉六符來弼歸奏曰臣以死拒之彼氣折矣可勿許也朝廷竟以納字與之遼史興宗紀亦云感富弼之言和議始定而劉六符傳則曰宋遣使增歲幣以易十縣六符與耶律仁先

使宋定進貢名宋難之六符曰本朝兵强將勇人人願從事於宋若恣其俘獲以飽所欲與進貢字孰多況大兵駐燕萬一南進何以禦之顧小節忘大患悔將何及宋乃從之歲幣稱貢耶律仁先傳亦同二史並托克托監修而不同如此六符傳似本其家誌狀與其祖景同為一傳而有重文

金史

金史雖置局纂修多人而大抵出劉祁元好問二君之

筆祁字京叔渾源人著歸潛志好問字裕之秀容人著壬辰雜編元人取之以成金史見文藝傳及完顏納紳傳其書亦頗可觀然其中多重見而涉於繁者孔毅父雜說謂自昔史書兩人一事必曰語在某人傳晉書載王隱諫祖約奕棊一段當傳俱出此為文繁矣正同此病

海陵諸子傳贊當引楚靈王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昭公十三年而反引荀首言不以人子吾子亦可得乎

似為失當

幽蘭之縊承麟謚之曰哀宗本紀息州行省謚之曰昭宗完顔羅索傳史從哀宗為定而食貨志末及百官志復有義宗之稱不著何人所上元史列傳中並稱金義宗

金與元連兵二十餘年書中雖稱大元而內外之旨截然不移是金人之作非元人之作此其所以為善

承麟即位不過一二日而史猶稱之為末帝白撒傳其與宋之二王削其帝號者絶異故知非一人之筆矣

元史

元史列傳八卷蘇布特九卷蘇布特一人作兩傳十八卷諤勒哲圖十九卷諤勒哲巴圖亦二人作兩傳蓋其成書不出于一人之手宋濂序云洪武元年十二月詔脩元史臣濂臣禕總裁二年二月丙寅開局八月癸酉書成紀三十七卷志五十三卷表六卷傳六十三卷順帝時無實錄可徵因未得為完書上復詔儀曹遣使行天下其涉于史事者令郡縣上之三年二月乙丑開局七月

丁亥書成紀十卷志五卷表二卷傳三十六卷凡前書有所未備頗補完之總裁仍濂禕二臣而纂錄之士獨趙壎終始其事然則元史之成雖不出于一時一人而宋王二公與趙君亦難免于疏忽之咎矣昔宋吳縝言方新書來上之初若朝廷付之有司委官覆定使詰難糾駮審定刋修然後下朝臣博議可否如此則初修者必不敢滅裂審覆者亦不敢依違庶乎得為完書可以傳久乃歷代修史之臣皆務茍完右文之君亦多倦覽

未有能行其說者也洪武中嘗命解縉修正元史舛誤其書留中不傳

世祖紀中統三年二月以興松雲三州隷上都四年五月陞上都路望雲縣為雲州松山縣為松州是三年尚未陞州預書為州者誤

本紀有脫漏月者列傳有重書年者

天文志既載月五星凌犯而本紀復詳書之不免重出志末云餘見本紀亦非體

諸志皆案牘之文並無鎔范如河渠志言耿參政阿里
尚書祭祀志言田司徒郝參政皆案牘中之稱謂也
張楨傳有復庫庫特穆爾書曰江左日思薦食上國此
謂明太祖也晉陳壽上諸葛孔明集表曰伏惟陛下遠
蹤古聖蕩然無忌故雖敵國誹謗之言咸肆其辭而無
所革諱所以明大通之道也於此書見之矣
舒穆嚕宜孫傳上言大明兵下言朝廷朝廷謂元也其辭
明白如此

順帝紀大明兵取太平路大明兵取集慶路其時國號未為大明曰大明者史臣追書之也古人記事之文有不得不然者類如此

通鑑

呂東萊大事記曰史記商君本傳云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通鑑削不告姦者一句而以匿姦之罪為不告姦之罪本傳又云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通鑑削之本傳又云名

田宅臣妾者以家次通鑑削以家次三字皆當以本傳為正以家次者如漢賜夏侯嬰北第第一之類

孟子以伐燕為宣王事與史記不同通鑑以威王宣王之卒各移下十年以合孟子之書今按史記湣王元年為周顯王之四十六年歲在著雍閹茂又八年燕王噲讓國于相子之又二年齊破燕殺王噲又二年燕人立太子平則已為湣王之十二年而孟子書吾甚慙于孟子尚是宣王何不以宣王之卒移下十二三年則以孟

子之書無不皆合而但拘於十年之成數邪

史記萬石君列傳慶嘗為太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慶於諸子中最為簡易矣然猶如此太史公之意謂慶雖簡易而猶敬謹不敢率爾即對其言簡易正以起下文之意也通鑑去然猶如此一句殊失本指

通鑑漢武帝元光六年以衛尉韓安國為材官將軍屯漁陽元朔元年匈奴二萬騎入漢殺遼西太守畧二千

餘人圍韓安國壁又入漁陽鴈門各殺畧千餘人夫曰圍韓安國壁其為漁陽可知而云又入漁陽則踈矣攷史記匈奴傳本文則云敗漁陽太守軍千餘人圍漢將軍安國安國時千餘騎亦且盡會燕救至匈奴引去其文精密如此通鑑改之不當

漢書宣帝紀五鳳二年春三月行幸雍祠五畤通鑑改之曰春正月上幸甘泉郊泰畤攷異引宣紀云三月行幸甘泉而宣紀本無此文不知温公何所據

光武自隴蜀平後非警急未嘗復言軍旅皇太子嘗問軍旅之事帝曰昔衛靈公問陳孔子不對此非爾所及據後漢書本文皇太子即明帝也通鑑乃書於建武十三年則東海王彊尚為太子亦為未允

唐德宗貞元二年李泌奏自集津至三門鑿山門車道十八里以避底柱之險按舊唐書李泌傳並無此事而食貨志曰開元二十二年八月玄宗從京兆尹裴耀卿之言置河陰縣及河陰倉在今汜水縣河清縣柏崖倉在今孟津

縣

三門東集津倉三門西鹽倉並在今平陸縣開三門北山十八里以避湍險自江淮而泝鴻溝悉納河陰倉自河陰送納含嘉倉六典東都有含嘉倉又送納太原倉計太原倉雖屬陝州當在河北謂之北運自太原倉浮于渭以實京師凡三年運七百萬石省陸運之傭四十萬貫又云開元二十九年陝郡太守李齊物鑿三門山以通運闢三門巔輸疑當作踰巖險之地俾負索引艦昇於安流自齊物始也天寶三載韋堅代蕭炅以滻水作廣運潭於望春樓之東而藏舟焉

是則北運始於糶卿尚陸行十八里河運始於齊物則直達於長安也下距貞元四十五年無縁有李泌復鑿三門之事

通鑑不載文人

李因篤語予通鑑不載文人如屈原之為人太史公贊之謂與日月爭光而不得書於通鑑杜子美若非出師未捷一詩為王叔文所吟則姓名亦不登於簡牘矣予答之曰此書本以資治何暇録及文人昔唐丁居晦為

翰林學士文宗於麟德殿名對因面授御史中丞翼曰制下帝謂宰臣曰居晦作得此官朕曾以時謗謂杜甫李白輩為四絶問居晦居晦曰此非君上要知之事嘗以此記得居晦今所以擢為中丞冊府元龜如君之言其識見殆出文宗下矣

日知録卷二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日知録卷二十七

詳校官中書臣賈　鋑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田尹衡

校對官中書臣袁文邵

謄録監生臣康　傑

日知録卷二十七

崑山　顧炎武　撰

漢人註經

左氏解經多不得聖人之意元凱注傳必曲為之疏通殆非也鄭康成則不然其於二禮之經及子夏之傳往往駁正如周禮職方氏荆州其浸潁湛註云潁水出陽城宜屬豫州在此非也豫州其浸波溠註云春秋傳曰除道梁溠營軍臨隨則溠宜屬荆州在此非也儀禮喪

服篇唯子不報傳曰女子子適人者為其父母期故言不報也註云唯子不報男女同不報爾傳以為主謂女子子似失之矣女子子為祖父母傳曰何以期也不敢降其祖也註云經似在室傳似已嫁公妾以及士妾為其父母傳曰何以期也妾不得體君得為其父母遂也註云然則女君有以尊降其父母者與春秋之義雖為天王后猶曰吾季姜是言子尊不加於父母此傳似誤矣士虞禮篇用尹祭註云尹祭脯也大夫士祭無云脯

者今不言姓號而云尹祭亦記者誤矣於禮記則尤多

置駁如檀弓篇齊穀王姬之喪魯莊公為之大功註云

當為舅之妻非外祖母也外祖母又小功也季子臯葬

其妻犯人之禾註云恃寵虐民非也叔仲衍請繐衰而

環經註云弔服之經服其舅非月令篇孟夏之月行賞

封諸侯註云祭統曰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順陽義也

於嘗也出田邑發秋政順陰義也今此行賞可也而封

諸侯則違於古封諸侯出土地之事於時未可似失之

斷薄刑決小罪註云祭統曰草艾則墨謂立秋後也刑無輕於墨者今以純陽之月斷刑決罪與毋有壞墮自相違似非季夏之月命漁師伐蛟取鼉登龜取黿註云四者甲類秋乃堅成周禮曰秋獻龜魚又曰凡取龜用秋時是夏之秋也作月令者以為此秋據周之時也周之八月夏之六月因書於此似誤也孟秋之月毋以封諸侯立大官毋以割地行大使出大幣註云古者於嘗出田邑此其嘗並秋而禁封諸侯割地失其義郊特牲

篇季春出火註云言祭社則此是仲春之禮也仲春以
火田田止弊火然後獻禽至季春火出而民乃用火令
云季春出火乃牧誓社記者誤也郊之用辛也周之始
郊日以至註云言日以周郊天之月而至陽氣新用事
順之而用辛日此說非也郊天之月而日至魯禮也三
王之郊一用夏正魯以無冬至祭天於圜丘之事是以
建子之月郊天示先有事也尸陳也註云尸或詁為主
此尸神象當從主訓之言陳非也明堂位篇夏后氏尚

明水殷尚醴周尚酒註云此皆其時之用耳言尚非君臣未嘗相弑也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也註云春秋時魯三君弑又士之有誄由莊公始婦人髽而弔始於臺駘云君臣未嘗相弑政俗未嘗相變亦近誣矣禖記下或曰主之而附於夫之黨註云妻之黨自主之非也圭子男五寸註云子男執璧作此賛者失之矣此其所駮雖不盡當視杜氏之專阿傳文則不同矣經註之中可謂卓然者乎

論語子見南子註孔安國曰行道既非婦人之事而弟子不說與之呪誓義可疑焉此亦漢人疑經而不敢强通者也

宋黄震言杜預註左氏獨主左氏何休註公羊獨主公羊惟范寗不私於穀梁而公言三家之失如曰左氏以鬻拳兵諫為愛君是人主可得而脅也以文公納幣為用禮是居喪可得而昏也穀梁以衛輒拒父為尊祖是為子可得而叛也不納子糾為内惡是仇讐可得而容

也公羊以祭仲廢君為行權是神器可得而闚也妾母稱夫人為合正是嫡庶可得而齊也又曰左氏艷而富其失也誣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辨而裁其失也俗今考集解中糾傳文者得六事莊九年公伐齊納糾傳當可納而不納齊變而後伐故乾時之戰不諱敗惡內也解曰讐者無時而可與通縱納之遲晚又不能全保讐子何足以惡内乎然則乾時之戰不諱敗齊人取子糾殺之皆不迻其文正書其事内之大惡不待貶絶

居然顯矣惡内之言傳或失之僖元年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麗獲莒挐傳公子友謂莒挐曰吾二人不相說士卒何罪屏左右而相搏解曰江熙曰經書敗莒師而傳云二人相搏則師不戰何以得敗理自不通也子所慎三戰居其一季友令德之人豈當舍三軍之整佻身獨鬬潛刃相害以決勝負者哉此又事之不然傳或失之僖十四年季姬及繒子遇于防使繒子來朝傳遇者同謀也解曰魯女無故遠會諸侯遂得淫通此又事之

不然左傳曰繒季姬來寧公怒之以繒子不朝遇于防而使來朝此近合人情襄十一年作三軍傳古者天子六師諸侯一軍作三軍非正也解曰周禮司馬法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總云諸侯一軍又非制也昭十一年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傳夷狄之君誘中國之君而殺之故謹而名之也解曰蔡侯般弒父之賊此人倫之所不容王誅之所必加禮凡在官者殺無赦豈得惡楚子殺般乎若謂夷狄之君不得行禮

於中國者理既不通事又不然宣十一年楚人殺陳夏
徵舒不言入傳曰明楚之討有罪也似若上下違反不
兩立之說哀二年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傳
納者内弗受也何用弗受也以輒不受也以輒不受父
之命受之王父也信父而辭王父則是不尊王父也其
弗受以尊王父也解曰江熙曰齊景公廢世子世子還
國書簒若靈公廢蒯聵立輒則蒯聵不得復稱曩日世
子也稱蒯聵為世子則靈公不命輒審矣此矛楯之喻

也然則從王父之言傳似失矣經云納衛世子鄭世子忽復歸于鄭稱世子明正也明正則拒之者非邪以上皆糾正傳文之失

宋吳元美作吳縝新唐書糾謬序曰唐人稱杜征南顏祕書為左丘明班孟堅忠臣顏師古本傳今觀其推廣發明二子信有功矣至班左語意乖戾處往往曲為說以會附之安在其為忠也今吳君於歐宋大手筆乃能糾謬纂誤力裨前闕殆晏子所謂獻可替否和而不同者此

其忠何如哉然則唐人之論忠也陋矣可謂卓識之言

註疏中引書之誤

爾雅釋山多草木岵無草木峐疏峐當作屺石戴土謂之崔嵬土戴石為砠毛傳引之互相反鄭康成箋詩采蘩引少牢饋食禮主婦被裼誤作禮記皇矣引左傳鄭公子突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晉士會若使輕者肆焉其可誤合為一事註周禮大司徒引左傳成二年先王疆理諸侯誤作吾子疆理天下引詩錫之山川土田

附庸誤作土地射人引射義明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誤作樂記縣士引左傳韓襄為公族大夫誤作韓須註禮記月令引夏小正八月丹鳥羞白鳥誤作九月引詩稱彼兕觥萬壽無疆誤作受福無疆范武子解穀梁傳莊十八年引玉藻天子玄冕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誤作王制郭景純註爾雅引孟子止或尼之誤作行或尼之引易鞏用黄牛之革固志也誤以革遯二爻合為一傳韋昭國語註公父文伯母賦緑衣

之三章誤引四章高誘淮南子註引詩鼉鼓逢逢誤作鼉鼓洋洋孔穎達左傳文十八年正義引孟子柳下惠聖之和者也誤作伊尹聖人之和者也蘓賦書傳伊訓引孟子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誤作從流上而忘反謂之游朱震易傳井大象引詩維此哲人謂我劬勞誤作知我者謂我劬勞趙汝楳易輯聞蹇大象引孟子我必不仁我必無禮誤作我必不仁不義朱元晦中庸章句引詩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誤作至

于大王詩集傳閔予小子引楚辭三公穆穆登降堂只誤作三公揖讓

朱子註論語夏曰瑚商曰璉此仍古註之誤記曰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是夏曰璉商曰瑚也享禮註引發氣滿容今儀禮文作發氣焉盈容漢人避惠帝諱盈之字曰滿此當改而不改也

孟子有為神農之言註史遷所謂農家者流也仁山金氏曰太史公六家同異無農家班固藝文志分九流始

有農家者流集註偶誤未及改

楊用修言朱子周易本義引韓非子參之以比物伍之以合虛誤以合虛爲合參原其故乃自荀子註中引來不自韓非子采出也按伍所以合參安得謂之合虛乃今韓非子本誤

姓氏之誤

穀梁傳隱九年天王使南季來聘南氏姓也季字也南非姓姓字衍文桓二年及其大夫孔父孔氏父字謚也

父非謚謚字衍文

詩白華箋褒似褒人所入之女姒其字也字當作姓此康成之誤孔氏曰褒國姒姓言姒其字者婦人因姓為字也乃是曲為之解耳

朱子註論語孟子如太公姜姓呂氏名尚其別姓氏甚明至子夏孔子弟子姓卜名商子禽姓陳名亢子貢姓端木名賜子文姓鬬名穀於菟之類皆以氏為姓齊宣王姓田氏名辟疆則併姓氏而為一矣豈承昔人之誤而

未之正與宋自夾漈鄭氏始著氏族畧以前人多未講此故博古圖言州吁姓州而敘宗欲倣周人

王姬之號故公主謂之帝姬也

左傳註

隱五年使曼伯與子元潛軍軍其後拔子元疑即厲公之字昭十一年申無宇之言曰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杜以為別是一人厲公因之以殺曼伯而取櫟非也蓋莊公在時即以櫟為子元之邑如重耳之蒲夷吾之屈故厲公於出奔之後取之特易而曼伯

則為昭公守櫟者也九年公子突請為三覆以敗戎桓五年子元請為二拒以敗王師固即厲公一人而或稱名或稱字耳合三事觀之可以知厲公之才略而又資之以巖邑能無篡國乎

十一年立桓公而討寪氏有死者言非有名位之人蓋微者爾如司馬昭族成濟之類解曰欲以弒君之罪加寪氏而復不能正法誅之非也

桓二年孔父嘉為司馬杜氏以孔父名而嘉字非也孔

父字而嘉其名按家語本姓篇曰宋湣公熙生弗父何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勝勝生正考父考父生孔父嘉其後以孔為氏然則仲尼氏孔正以王父之字而楚成嘉鄭公子嘉皆字子孔亦其證也說文孔从乙从子乙至而得子嘉美之也古人名嘉字子孔鄭康成註士喪禮曰某甫字也若言山甫孔甫甫父通是亦以孔父為字劉原父以為巳名其君於上則不得字其臣於下竊意春秋諸侯卒必書名而大夫則命卿稱字無生卒之别劉原父亦云大夫再命稱名三命稱字亦未嘗

以名字為尊卑之分桓十一年鄭伯寤生卒葬鄭莊公宋人執鄭祭仲杜氏以仲為名而足字亦拘於例也十七年蔡侯封人卒蔡季自陳歸于蔡名其君於上字其臣於下也昭二十二年劉子單子以王猛居於皇劉子單子以王猛入於王城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二十六年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爵其臣於上名其君於下也然則孔父當亦其字而學者之疑可以渙然釋矣

君之名變也命卿之書字常也重王命亦所以尊君也

其弟以千畝之戰生解曰西河界休縣南有地名千畝非也穆侯時晉境不得至介休按史記趙世家周宣王伐戎及千畝戰正義曰括地志云千畝原在晉州岳陽縣北九十里

五年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解曰王師敗不書不以告非也王師敗不書不可書也為尊者諱

六年不以國解曰國君之子不自以本國為名焉有君之子而自名其國者乎謂以列國為名若定公名宋哀

公名蔣

八年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解曰君楚君也愚謂君謂隋侯王謂楚王兩軍相對隨之左當楚之右言楚師左堅右瑕君當在左以攻楚之右師

十三年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解曰或稱人或稱師史異辭也愚謂燕獨稱人其君不在師

莊十二年蕭叔大心解曰叔蕭大夫名按大心當是其

名而叔其字亦非蕭大夫也二十三年蕭叔朝公解曰蕭附庸國叔名按唐書宰相世系表云宋戴公生子衎字樂父裔孫大心平南宮長萬有功封于蕭以為附庸今徐州蕭縣是也其後楚滅蕭

十四年莊公之子猶有八人解莊公子傳惟見四人子忽子亹子儀並死獨厲公在八人名字記傳無聞按猶有八人者除此四人之外尚有八人見在也桓十四年鄭伯使其弟語來盟傳稱其字曰子人亦其一也

二十二年山嶽則配天解曰得太嶽之權則有配天之大功非也詩曰崧高維嶽駿極于天言天之高大惟山嶽足以配之

二十五年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常也惟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于社伐鼓于朝周之六月夏之四月所謂正月之朔也然則此其常也而曰非常者何蓋不鼓于朝而鼓于社不用幣而用牲此所以謂之非常禮也杜氏不得其說而曰以

長歴推之是年失閏辛未實七月朔非六月也此則咎在司歴不當責其伐鼓矣又按唯正月之朔以下乃昭十七年季平子之言今載於此或恐有誤

僖四年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解曰不知其故而問之非也葢齊侯以為楚罪而問之然昭王五十一年南征不復至今惠王二十一年計三百四十七年此則孔文舉所謂丁零盜蘓武牛羊可并案者也

五年太伯不從不從者謂太伯不在太王之側爾史記

述此文曰太伯虞仲太王之子也太伯亡去是以不嗣以亡去為不從其義甚明杜氏誤以不從父命為解而後儒遂傳合魯頌之文謂太王有翦商之志太伯不從此與秦檜之言莫須有者何以異哉

六年圍新密鄭所以不時城也實密而經云新城故傳釋之以為鄭懼齊而新築城因謂之新城也解曰鄭以非時興土功故齊桓聲其罪以告諸侯夫罪孰大於逃盟者而但責其非時興土功不亦細乎且上文固曰以

其逃首止之盟故也則不煩添此一節矣

十五年涉河侯車敗解曰秦伯之軍涉河則晉侯車敗非也秦師及韓晉尚未出何得言晉侯車敗當是秦伯之車敗故穆公以為不祥而詰之耳此二句乃事實非卜人之言若下文所云不敗何待則謂晉敗古人用字自不相蒙三敗及韓當依正義引劉炫之説是秦伯之軍三敗

及韓在涉河之後此韓在河東故曰寇深矣史記正義

引括地志云韓原在同州韓城縣西南非也杜氏解但云韓晉地郤有斟酌

十八年秋師還解曰邢留距衛非也狄强而邢弱邢從於狄而伐者也言狄師還則邢可知矣其下年衛人伐邢葢憚狄之强不敢伐而獨用師于邢也解曰邢不速退所以獨見伐亦非

二十二年大司馬固諫曰解曰大司馬固莊公之孫公孫固也非也大司馬即司馬子魚固諫堅辭以諫也隱

三年言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馬桓二年言孔父嘉為司馬知大司馬即司馬也文八年上言殺大司馬公子卬下言司馬握節以死知大司馬即司馬也定十年公若藐固諫曰知固諫之為堅辭以諫也

二十四年晉侯求之不獲以緜上為之田蓋之推既隱求之不得未幾而死故以田禄其子爾楚辭九章云思久故之親身兮因縞素而哭之明文公在時之推已死史記則云聞其入緜上山中於是環緜上山中而封之

以為介推田號曰介山然則受此田者何人乎於義有所不通矣

三十三年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解曰不同陳故言及非也及者殊姜戎之辭

文元年於是閏三月非禮也古人以閏為歲之餘凡置閏必在十二月之後故曰歸餘於終考經文之書閏月者皆在歲末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哀公五年閏月葬齊景公是也而左傳成公十七年襄公九年

哀公十五年皆有閏月亦並在歲末又經傳之文凡閏不言其月者言閏即歲之終可知也今魯改歷法置閏在三月故為非禮漢書律歷志曰魯歷不正以閏餘一之歲為蔀首是也孟康曰當以閏盡歲為蔀首今失正未盡一歲便以為蔀首也又按漢書高帝紀後九月師古曰秦之歷法應置閏者總致之於歲末蓋取左傳所謂歸餘於終之意何以明之據漢書表及史記漢未改秦歷之前屢書後九月是知歷法故然

二年陳侯為衛請成於晉執孔達以說此即上文所謂我辭之者也解謂晉不聽而變計者非

三年雨螽于宋解曰宋人以螽死為得天祐喜而來告故書夫隕石鷁退非喜而來告也

七年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偪解曰畏國人以大義來偪巳非也畏穆嬴之偪也以君夫人之尊故

十三年文子賦四月解曰不欲還晉以傳考之但云成二國不言公復還晉四月之詩當取亂離瘼矣維以告

哀之意爾

宣十二年宵濟亦終夜有聲解曰言其兵衆將不能用非也言其軍囂無復部伍

成六年韓獻子將新中軍且為僕大夫必言僕大夫者以君之親臣故獨令之從公而入寢庭也解未及

十六年郯之師荀伯不復從解曰荀林父奔走不復故道非也謂不復從事于楚

子在君側敗者壹大我不如子子以君免敗者壹大恐

君之不免也我不如子子之才能以君免也解謂軍大崩為壹大及御與車右不同者非

襄四年有窮由是遂亡解曰浞因羿室不改有窮之號非也哀元年稱有過澆矣此特承上死于窮門而言以結所引夏訓之文爾

十年鄭皇耳帥師侵衛楚令也猶云從楚之盟故也解謂亦兼受楚之勑命者非

十一年政將及子子必不能解謂魯次國而為大國之

制貢賦必重故憂不堪非也言魯國之政將歸於季孫以一軍之征而供霸國之政令將有所不給則必改作其後四分公室而季氏擇二蓋亦不得已之計叔孫固已豫見之矣

十八年塹防門而守之廣里解曰故經書圍非也圍者圍齊也非圍防門也

二十一年得罪於王之守臣守臣謂晉侯玉藻諸侯之於天子曰某土之守臣某是也解以為范宣子非

二十三年禮為隣國闕解曰禮諸侯絶期故以隣國責之非也杞孝公晉平公之舅尊同不降當服緦麻三月言隣國之喪且猶徹樂而況於母之兄弟乎

二十八年陳文子謂桓子曰禍將作矣吾其何得對曰得慶氏之木百車于莊文子曰可慎守也已解曰善其不忘於貨財非也邵國賢曰此陳氏父子為隱語以相諭也愚謂木者作室之良材莊者國中之要路言將代之執齊國之權

三十一年我問師故問齊人用師之故解曰魯以師往

非

昭五年民食于他解曰魯君與民無異謂仰食于三家

非也夫民生於三而君食之今民食於三家而不知有

君是昭公無養民之政可知矣

八年輿嬖袁克殺馬毀玉以葬解以輿爲衆及謂欲以

非禮厚葬哀公皆非也輿嬖嬖大夫也言輿者掌君之

乘車如晉七輿大夫之類馬陳侯所乘玉陳侯所佩殺

馬毀玉不欲使衆人得之

十年棄德曠宗謂使其宗廟曠而不祀解曰曠空也未當

十二年子産相鄭伯辭於享請免喪而後聽命禮也子産能守喪制晉人不奪皆為合禮解但得其一偏

十五年福祚之不登叔父焉在言忘其彝器是福祚之不登惡在其為叔父乎解以為福祚不在叔父當復在誰者非

十七年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日者人君之表不救日食是有無君之心解以為安君之災者非

十八年振除火災振如振衣之振猶火之著於衣振之則去也解以振為棄未當

鄭有他竟望走在晉言鄭有他竟之憂也解謂雖與他國為竟者非

二十三年先君之力可濟也先君謂周之先王書言昔我先君文王武王是也解以為劉蚠之父獻公非

二十七年事君如在國當時諸侯出奔其國即別立一君惟魯不敢故昭公雖在外而意如猶以君禮事之范鞅所言正為此也解以為書公行告公至謬矣

三十二年越得歲而吴伐之必受其凶解曰星紀吴越之分也歲星所在其國有福吴先用兵故反受其殃非也吴越雖同星紀而所入宿度不同故歲獨在越

定五年卒于房房疑即防字古阝字作𠂤脫其下而為防字漢仙人唐公防碑可證也漢書汝南郡吴房孟康

曰本房子國而史記項羽紀封陽武為吳防侯字亦作防

哀六年出莱門而告之故解曰魯郭門也按定九年解曰莱門陽關邑門

十一年為王孫氏傳終言之亦猶夫槩王奔楚為堂谿氏也解曰改姓欲以辟吳禍非

凡邵陸傅三先生之所已辯者不録

考工記註

考工記輪人註鄭司農云掣讀如紛容掣參之掣正義曰此蓋有文今檢未得今按司馬相如上林賦云紛溶萷蔘猗柅從風字作萷音蕭宋玉九辯萷櫹椮之可哀兮形銷鑠而瘀傷張衡西京賦鬱蓊薆薱橚爽櫹椮即此異文而上文既建而迆崇於軫四尺註鄭司農云迆讀為倚移從風之移正義則曰引司馬相如上林賦弓人居幹之道菑栗不迆則弓不發註同疏其下句亡其上句蓋諸儒疏義不出一人之手

爾雅註

爾雅釋詁篇梏直也古人以覺為梏禮記緇衣引詩有覺德行作有梏德行註未引

釋言篇郵過也註道路所經過是以為郵傳之郵恐非古人以尤為郵詩賓之初筵是曰既醉不知其郵禮記王制郵罰麗于事國語夫郵而效之郵又甚焉家語苟而厲裘技之無郵漢書成帝紀天著變異以顯朕郵五行志后妾當有失節之郵賈誼傳般紛紛其離此郵兮亦夫子之故也谷永傳封氣悖亂咎徵著郵外戚傳班

使伃賦猶𧙗霞載之厚德兮不廢捐於罪郵叙傳譏苑扞偃正諫舉郵皆是過失之義列子魯之君子迷之郵者則又以為過甚之義文選盧諶贈劉琨詩春同尤良用乏騏騄李善引杜氏左傳註郵無恤王良也尤與郵古字通

國語註

國語之言高高下下者二周太子晉諫靈王曰四岳佐禹高高下下疏川道滯鍾水豐物謂不隳高不堙卑順其自然之性也申胥諫吳王曰高高下下以罷民於姑

藉謂臺益增而高池益浚而深以竭民之力也語同而意則異

昔在有虞有崇伯鯀據下文堯用殛之於羽山當言有唐而曰有虞者以其事載於虞書

至于玄月王召范蠡而問焉爾雅釋天九月為玄註云魯哀公十六年九月非也當云魯哀公十六年十一月夏之九月

楚辭註

九章惜往日寧溘死而流亡兮恐禍殃之有再註謂罪

及父母與親屬者非也葢懷王以不聽屈原而名秦禍今頃襄王復聽上官大夫之譖而遷之江南一身不足惜其如社稷何史記所云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為秦所滅即原所謂禍殃之有再者也

大招青春受謝註以謝為去未明按古人讀謝為序儀禮鄉射禮豫則鉤楹内註豫讀如成周宣榭之榭周禮作序孟子序者射也謂四時之序終則有始而春受之爾

九思思丁文兮聖明哲哀平差兮迷謬愚呂傳舉兮殷周興忌嚭專兮郢吳虛此援古賢不肖君臣各二丁謂商宗武丁舉傳說者也註以丁為當非

荀子註

荀子桊角鹿埵隴種東籠而退耳註云其義未詳蓋皆摧敗披靡之貌新序第七卷亦言隴種而退今考之舊唐書竇軌傳高祖謂軌曰公之入蜀車騎驃騎從者二十人為公所斬畧盡我隴種車騎未足給公北史李穆傳芒山之戰

周文帝馬中流矢驚逸墜地穆下馬以策擊周文背罵曰籠凍軍士爾曹主何在爾獨住此蓋周隋時人尚有此語

淮南子註

淮南子詮言訓羿死於桃棓註云棓大杖以桃木為之以擊殺羿自是以來鬼畏桃也説山訓羿死桃部不給射註云桃棓地名按部即棓字一人註書而前後不同若此

史記註

秦始皇紀五百石以下不臨遷勿奪爵五百石以下秩卑任淺故但遷而不奪爵其六百石以上之不臨者亦遷而不奪爵也史文簡古兼二事為一條

山鬼固不過知一歲事也其時已秋歲將盡矣今年不驗則不驗矣山鬼豈能知來年之事哉退言曰祖龍者人之先也謂稱祖乃亡者之辭無與我也皆惡言死之意

始皇崩於沙邱乃又從井陘抵九原今大同邊外然後從直道以至咸陽回繞三四千里而歸者蓋始皇先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塹山堙谷千八百里若徑歸咸陽不果行游恐人疑揣故載轀輬而北行但欲以欺天下雖君父之尸臭腐車中而不顧亦殘忍無人心之極矣

項羽紀搏牛之䖟不可以破蟣蝨言䖟之大者能搏牛而不能破蝨喻鉅鹿城小而堅秦不能卒破

鴻門之會沛公但稱羽為將軍而樊噲則稱大王其時

羽未王也張良曰誰為大王畫此計者其時沛公亦未王也此皆臣下尊奉之辭史家因而書之今百世之下辭氣宛然如見又如黄歇上秦昭王書先帝文王武王其時秦亦未帝必以書法裁之此不達古今者矣

背關懷楚謂舍關中形勝之地而都彭城如師古之解乃背約非背關也

古人謂倍為二孟子卿禄二大夫秦得百二言百倍也齊得十二言十倍也

孝文紀天下人民未有慊志與樂毅傳先王以為慊於志同皆猒足之意荀子惆然不慊又曰由俗謂之道盡嗛也又曰嚮萬物之美而不能嗛也又曰不自嗛其行者言濫過戰國策齊桓公夜半不嗛又曰膳啗之嗛於口並是慊字而誤從口大學此之謂自謙亦慊字而誤從言呂氏春秋苟可以傔劑貌辨者吾無辭為也亦慊字而誤從人

三年復晉陽中都民三歲正義曰晉陽故城在汾州平

遙縣西南此當言中都故城在汾州平遙縣西南言晉陽誤也然此註已見卷首中都下

文帝前后死竇氏妾也諸侯皆同姓謂無甥舅之國可娶索隱解非漢書無此句

十一月晦日有食之漢書多有食晦者蓋署朔參差之失其云十二月望日又食此當作月耳

民或祝詛上以相約結而後相謾謂先共祝詛已而欺負乃相告言也故詔令若此者勿聽治註並非

孝武紀其後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數一元曰建元二元以長星曰元光三元以郊得角獸一曰元狩云本封禪書是建元元光之號皆自後追為之而武帝即位之初亦但如文景之元尚未有年號也

天官書疾其對國謂所對之國如漢書五行志所謂歲在壽星其衡降婁左氏傳襄二十八年歲棄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鳥帑周楚惡之杜氏解謂失次於北禍衝在南者也

四始者候之日謂歲始也冬至日也臘明日也立春日也正義專指正月旦非也

星隕如雨乃宋閔公之五年言襄公者史文之誤正義以僖公十五年隕石于宋五註之非也

封禪書成山斗入海謂斜曲入之如斗柄然古人語也匈奴傳漢亦棄上谷之斗辟縣造陽地予匈奴又云匈奴有斗入漢地直張掖郡

各以勝日駕車辟惡鬼勝日謂五行相克之日也索隱

非

天子病鼎湖甚湖當作胡鼎胡宮名漢書楊雄傳南至宜春鼎胡御宿昆吾是也三輔黄圖宜春宮在長安城東南杜縣東近下杜御宿苑在長安城南御宿川則鼎胡當在其中間也故卒起幸甘泉而行右内史界索隱以為湖縣在今之閿鄉絶遠且無行宮

唯受命而帝者心知其意而合德焉按此即謂武帝服虔以為高祖非

奉車子侯暴病一日死死於海上非死於泰山下也索

隱所引新論之言殊謬

河渠書引洛水至商顏下服虔曰顏音崖崖當作岸漢書古今人表屠岸賈作屠顏賈是也師古註謂山領象人之顏額者非其指商山者尤非劉攽已辯之

衛世家頃侯厚賂周夷王夷王命衛為侯是頃侯以前之稱伯者乃伯子男之伯也索隱以為方伯之伯雖有詩序旄邱責衛伯之文可据鄭氏箋曰衛康叔封爵稱侯今曰伯者時為州伯周禮九命作伯然非太史公意也且古亦無以方伯之伯而繫

謚者周公召公二伯也其謚則曰文公康公

楚世家武王使隨人請王室尊吾號王弗聽還報楚楚王怒乃自立為楚武王乃自立為一句為楚武王為一句蓋言自立為王後謚為武王耳古文簡故連屬言之如管蔡世家楚公子圍弒其王郟敖而自立為靈王衛世家鄭世家皆云楚公子棄疾弒靈王自立為平王司馬穰苴傳至常曾孫和因自立為齊威王又如韓世家晉作六卿而韓厥在一卿之位號為獻子與此文勢正

同劉炫云號為武武非謚也此說鑿矣項梁立楚懷王孫心為楚懷王尉佗自立為南越武帝此後世事爾

西起秦患北絶齊交則兩國之兵必至此兩國即謂秦齊也索隱以為韓魏非也

越世家乃發習流二千習流謂士卒中之善泅者别為一軍索隱乃曰流放之罪人非也庾信哀江南賦彼鋸牙而鉤爪又巡江而習流

不者且得罪言欲兵之

趙世家吾有所見子晰也晰者分明之意易大有象傳明辨晢也即此字音折又音制索隱誤以為鄭子晢之晢

魏世家王之使者出過而惡安陵氏於秦安陵氏魏之別封葢魏王之使過安陵有所不快而毁之於秦也

孔子世家余低回留之不能去云按玉篇亻部低除饑切低徊猶徘徊也然則字本當作低徊省為低回耳今讀為高低之低失之楚辭九章抽思低佪夷猶宿北姑

兮低一作俳

絳侯世家此不足君所乎謂此豈不滿君意乎蓋必條侯辭色之間露其不平之意故帝有此言而條侯免冠謝也

建德代侯坐酎金不善元鼎五年有罪國除當云元鼎五年坐酎金不善國除衍有罪二字

梁孝王世家乘布車謂微服而行使人不知耳無降服自比喪人之意

伯夷傳其重若彼謂俗人之重富貴也其輕若此謂清士之輕富貴也

管晏傳方晏子伏莊公尸哭之成禮然後去豈所謂見義不為無勇者邪此言晏子之勇於為義也古人著書引成語而反其意者多矣左傳僖九年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荀息有焉言荀息之能不玷其言也後人持論過高以荀息贊獻公立少為失言以晏子不討崔杼為無勇非左氏太史公

之指
孫臏傳重射謂以千金射也索隱解以為好射非
批亢擣虛索隱曰亢言敵人相亢拒也非也此與劉敬
傳搤其肮之肮同張晏曰喉嚨也下文所謂據其街路
是也以敵人所不及備故謂之虛
燕秦傳前有樓闕軒轅當作軒縣周禮小胥正樂縣之
位王宮縣諸侯軒縣註謂軒縣者闕其南面
殊而走說文繫傳曰斷絶分析曰殊謂斷支體而未及

死淮南王傳太子即自剄不殊

樗里子傳令伐蒲入於魏衛必折而從之此文誤當依索隱所引戰國策文為正

甘茂傳其居於秦累世重矣謂歷事惠王武王昭王

孟子荀卿傳始也濫耳濫者氾而無節之謂猶莊子之洸洋自恣也註引濫觴之義以為初者非

儻亦有牛鼎之意乎謂伊尹負鼎百里奚飯牛之意藉此說以干時非有仲尼孟子守正不阿之論也

孟嘗君傳嬰卒諡為靖郭君以號為諡猶之以氏為姓皆漢初時人語也呂不韋傳諡為帝太后與此同王褒賦幸得諡為洞簫兮亦是作號字用

平原君傳非以君為有功也而以國人無勲當作一句讀言非國人無功而不封君獨有功而封也

信陵君傳如姬資之三年謂以資財求客報仇

徒豪舉耳謂特貌為豪傑舉動非眞欲求有用之士也

蔡澤傳豈道德之符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者與豈下

當有非字

樂毅傳室有語不相盡以告隣里謂一室之中有不和之語乃不自相規勸而告之隣里此為情之薄矣正義謂必告者非

魯仲連傳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賻襚謂二國貧小生死之禮不備索隱謂君弱臣强者非

楚攻齊之南陽南陽者泰山之陽孟子一戰勝齊遂有南陽

賈生傳斡棄周鼎兮而寶康瓠應劭曰斡音筦筦轉也
斡流而遷兮或推而還索隱曰斡音烏活反斡轉也義
同而音異今說文云斡蠡柄也从斗倝聲揚雄杜林說
皆以為軺車輪斡烏括切按倝字古案切說文既云倝
聲則不得為烏括切矣顏師古匡謬正俗云聲類字林
並音管賈誼服烏賦云斡流而遷張華勵志詩云大儀
斡運皆為轉也楚辭云筦維馬繫此義與斡同字即為
筦故知斡管二音不殊近代流俗音烏括切非也漢書

食貨志浮食奇民欲擅斡山海之貨師古曰斡謂主領也讀與管同

張敖傳要之置置驛也如曹相國世家取祁善置田橫傳至尸鄉廏置之置漢書馮奉世傳燔燒置亭

淮陰侯傳容容無所倚容容即顒顒字

盧綰傳匈奴以為東胡盧王封之為東胡王也以其姓盧故曰東胡盧王

田榮傳榮弟橫收齊散兵得數萬人反擊項羽於城陽

正義以為濮州雷澤縣非也漢書城陽郡治莒史記呂后紀言齊王乃上陽城之郡孝文紀言以齊劇郡立朱虛侯章為城陽王而淮陰侯傳言擊殺龍且於濰水上齊王廣亡去信遂追北至城陽皆此地按戰國策貂勃對襄王曰昔王不能守王之社稷走而之城陽之山中安平君以敝卒七千禽敵反千里之齊當是時闔城陽而王天下莫之能止然為棧道木閣而迎王與后於城陽之山中王乃復反子臨百姓則古齊時已名城陽矣

無不善畫者莫能圖謂以橫兄弟之賢而不能存齊

陸賈傳尉佗迺蹶然起坐謝陸生坐者跪也

數見不鮮意必秦時人語猶今人所謂常來之客不殺雞也賈乃引此以為父之於子亦不欲久慁當時之薄俗可知矣

袁盎傳調為隴西都尉此令日調官字所本調有更易之意猶琴瑟之更張乃調也張釋之傳十年不得調如淳訓為選未盡

扁鵲傳醫之所病病道少言醫之所患患用其道者少即下文六者是也

倉公傳臣意年盡三年年三十九歲也按徐廣註高后八年意年二十六當作年盡十三年年三十九歲也脫十字孝文本紀十三年除肉刑

武安傳與長孺共一老禿翁謂爾我皆垂暮之年無所顧惜當直言以決此事也索隱以為共治一老禿翁者非

因匈奴犯塞而有衛霍之功故序匈奴於衛將軍驃騎傳之前

南越尉佗傳發兵守要害處按漢書西南夷傳註師古曰要害者在我為要於敵為害也此解未盡要害謂攻守必爭之地我可以害彼彼可以害我謂之害人身亦有要害素問岐伯對黄帝曰脈有要害後漢書來歙傳中臣要害

司馬相如傳其為禍也不亦難矣衍亦字

汲黯傳愚民安知為一句

鄭當時傳高祖令諸故項籍臣名籍謂奏事有涉項王者必斥其名曰項籍也

酷吏傳尸亡去歸葬言其家人竊載尸而逃也謂尸能自飛去恠矣

游俠傳近世延陵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於有土卿相之富厚延陵謂季札以其徧游上國與名卿相結解千金之劒而繫冢樹有俠士之風也

貨殖傳廉吏久久更富廉賈歸富又曰貪賈三之廉賈五之夫放於利而行多怨廉者知取知予無求多於人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是以取之雖少而久久更富廉者之所得乃有其五也註非

洛陽街居在齊秦楚趙之中說文街四通道鹽鐵論燕之涿薊趙之邯鄲魏之溫軹韓之滎陽齊之臨淄楚之宛邱鄭之陽翟二周之三川皆為天下名都居五諸侯之衢跨街衝之路

盡椎埋去就與時俯仰椎埋當是推移二字之誤

太史公自序申呂肖矣肖乃削字脫其旁耳與孟子魯之削也滋甚義同徐廣註以為痟者非

漢書註

漢書叙例顔師古撰其所列姓氏鄧展文穎下並云魏建安中建安乃漢獻帝年號雖政出曹氏不得遽名以魏

高帝紀諸侯罷戲下各就國註引一説云時從項羽在

戲水之上此說為是蓋羽入咸陽而諸侯自留軍戲下爾他處固有以戲為麾者但云罷麾下似不成文不因其幾而遂取之訓幾為危未當幾即機字如書若虞機張之機

遣詣相國府署行義年謂書其平日為人之實迹如昭帝紀元鳳元年三月賜郡國所選有行義者涿郡韓福等五人帛宣帝紀令郡國舉孝弟有行義聞於鄉里者各一人是也劉攽改義為儀謂若今團貌非

武帝紀元封元年詔用事八神謂東巡海上而祠八神也即封禪書所謂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齊之屬文穎以為祭太一開八通之鬼道者非

天漢元年秋閉城門大搜與二年及征和元年之大搜同皆搜索奸人也非蒐狩者也

昭帝紀三輔太常郡得以叔粟當賦漢時田租本是叔粟今幷口筭𫉈征之用錢者皆令以叔粟當之其獨行於三輔太常郡者不獨為穀賤傷農亦以減漕三

叔即菽字

百萬石慮儲偫之乏也

元帝紀永光元年秋罷如淳曰當言罷其官其事爛脫失之是也左傳成二年夏有亦是闕文杜氏解曰失新築戰事

建昭三年戊已校尉師古曰戊已校尉者鎮安西域無常治處亦猶甲乙丙丁庚辛壬癸各有正位而戊已四季寄王故以名官也時有戊校尉又有已校尉一說戊已位在中央今所置校尉處三十六國之中故曰戊已

也百官公卿表註亦載二說漢官儀曰戊己中央鎮覆四方又開渠播種以為猒勝故稱戊己馬按馬融廣成頌曰校隊案部前後有屯甲乙相伍戊己為堅則不獨西域雖平時校獵亦有部伍也又如其甲乙八名皆有而西域則但置此戊己二官爾王莽傳右庚刻木校尉前丙燿金都尉其所名或有所本車師傳置戊己校尉屯田居車師故地烏孫傳漢徙己校屯姑墨而後漢書耿恭傳恭為戊校尉屯後王部金蒲城謁者關寵為己校尉屯前王柳中城故師古

以為無常治

哀帝紀非赦令也皆蠲除之猶成帝紀言其吏也遷二等同一文法蓋赦令不可復反故但此一事不蠲除也

王子侯表瓡節侯息城陽頃王子師古曰瓡即瓠字也又音孤地理志北海郡下瓡侯國師古曰瓡即執字二音不同而功臣表瓡讘侯杅者師古曰瓡狐同河東郡下作狐讘又未知即此一字否也

百官表長水校尉掌長水宣曲胡騎師古曰長水胡名

也宣曲觀名胡騎之屯於宣曲者按長水非胡名也郊祀志霸産豐澇涇渭長水以近咸陽盡得比山川祠史記索隱曰百官表有長水校尉沈約宋書云營近長水因名水經云長水出白鹿原今之荆溪水是也

元鳳四年蒲侯蘓昌為太常十一年坐籍霍山書泄祕書免師古曰以祕書借霍山非也葢籍没霍山之書中有祕記當密奏之而輒以示人故以宣泄罪之耳山本傳言山坐寫祕書顯為上書獻城西第入馬千匹以贖

山罪若山之祕書從昌借之昌之罪將不止免官而元康四年昌復為太常薄責昌而厚繩山非法之平也且如顔說當云坐借霍山祕書免足矣何用文之重辭之複乎

建昭三年七月戊辰衛尉李延壽為御史大夫一姓繁師古曰繁音蒲元反陳湯傳御史大夫繁延壽師古曰繁音蒲胡反蕭望之傳師古音婆谷永傳師古音蒲河反蒲元則音盤蒲胡則音蒲蒲河則音婆三音互見並

未歸一然繁字似有蒲音左傳定四年殷民七族繁氏

繁音步何反儀禮鄉射禮註今文皮樹爲繁豎皮古音

婆史記張丞相世家丞相司直繁君索隱曰繁音婆文

選繁休伯吕向音步何反則繁之音婆相傳久矣廣韻八戈

部中有繁字註曰音薄波切姓也又音煩此字或作緐玉篇𦃃字亦音步波步丹二切

律歷志壽王候課比三年下謂課居下也下文言竟以

下吏乃是下獄師古註非

食貨志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六甲者四時六十甲子

之類五方者九州嶽瀆列國之名書者六書計者九數

瓚說未盡

國亡捐瘠者瘠古胔字謂死而不葬者也婁敬傳徒見羸胔老弱史記作瘠後漢書彭城靖王恭傳毀胔過禮大戴禮羸臞以胔皆是瘠字則此瘠乃胔字之誤當從孟康之說(蘇林音清是)

課得穀皆多其旁田晦一斛以上蓋壖地乃久不耕之地地力有餘其收必多所以作代田之法也

天下大氐無慮皆鑄金錢矣無慮猶云無筭言多也

布貨十品師古曰布即錢耳謂之布者言其分布流行也按本文錢布自是二品而下文復載改作貨布之制安得謂布即錢乎莽傳曰貨布長二寸五分廣一寸首貨錢二十五今貨布見存上狹下廣而岐其下中有一孔師古當日或未之見也

郊祀志文公獲若石云于陳倉北坂城祠之其神或歲不至或歲數來來常以夜光煇若流星從東方來集於

祠城若雄雞其聲殷云野雞夜鳴如淳曰野雞雉也呂后名雉改曰野雞五行志天水冀南山大石鳴聲隆隆如雷有頃止埜（野同）雞皆鳴師古曰雉也竊謂野雞者野中之雞耳註拘於荀悦云諱雉之字曰野雞夫諱恒曰常諱啟曰開史固有言常言開者豈必其皆為恒與啟乎又此文本史記封禪書其上文云有雉登鼎耳雊其下文云公孫卿言見僊人跡緱氏城上有物如雉往來城上又云縱遠方奇獸飛禽及白雉諸物（漢書同此二條）並無

所諱而漢書地理志南陽郡有雉縣江夏郡有下雉縣五行志王音等上言雉者聽察先聞雷聲則漢時未嘗諱雉也

木寓龍一駟木寓車馬一駟李奇曰寓寄也寄生龍形於木此說恐非古文偶寓通用偶亦音寓木寓木偶也史記孝武紀作木偶馬而韓延壽傳曰賣偶車馬下里偽物者棄之市道古人用以事神及送死皆木偶人木偶馬今人代以紙人紙馬又史記殷

魯相史晨孔廟後碑云飭治桐車馬于瀆上

本紀帝武乙無道為偶人謂之天神索隠曰偶音寓酷吏傳匈奴至為偶人象郅都索隠曰漢書作寓人可以證寓之為偶矣

五行志吳王濞封有四郡五十餘城四當作三古四字積畫以成與三易混猶左傳陳蔡不羮三國之君為四國也

隠公三年二月己巳日有食之其後鄭獲魯隠按狐壤之戰事在其前乃隠公為太子時此劉向誤說班史因

之不必曲為之解

溝洫志內史稻田租挈重挈偏也說文有觢字註云角一俯一仰意同

楚元王傳孫卿師古曰荀況漢以避宣帝諱改之按漢人不避嫌名荀之為孫如孟卯之為芒卯司徒之為申徒語音之轉也

上數欲用向為九卿輒不為王氏居位者及丞相御史所持故終不遷衍一不字當云輒為王氏居位者及丞

相御史所持持者挾制之義而非挾助之解也

季布傳難近謂令人畏而遠之師古以近為近天子為大臣非也

樊噲傳項羽既饗軍士中酒中酒謂酒半也呂氏春秋謂之中飲晉靈公發酒於宣孟宣孟知之中飲而出戰國策楚王觴張儀中飲再拜而請凡事之半曰中左傳昭公二十八年中置謂饋之半也上云饋之始至下云饋之畢史記河渠書中作而覺謂工之半也呂氏春秋中闕音繆而止謂闕弓弦正半而止也中酒猶今人

言半席師古解以不醉不醒故謂之中失之矣司馬相如傳酒中樂酣師古曰酒中飲酒中半也一人註書前後不同

淮南厲王傳命從者刑之史記作剄之當從剄音相近而訛下文太子自刑不殊又云王自刑殺史記亦皆作剄也孝先自告反告除其罪按史記無下告字是衍文師古曲為之說

萬石君傳内史坐車中自如固當者反言之也言貴而驕人當如此乎

賈誼傳上數與其憂謂秦之所憂者在孤立而漢之所憂者在諸侯漢初之所憂者在異姓而今之所憂者在同姓張敖不反故添一貫高為相句古人文字之密

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必古有是語所謂君薨而世子生者也季桓子命其臣正常曰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遺腹之為嗣自人君以至於大夫一也

鄒陽傳宋任子冉之計囚墨翟史記作子罕文穎曰子冉子罕也按子罕是魯襄公時人墨翟在孔子之後子

冉當別是一人

秦皇帝任中庶子蒙之言師古曰蒙者庶子名也今流俗本義下輒加恬字非也按史記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為先言於秦王非蒙恬蒙亦非名傳文脫一嘉字

趙王彭祖傳椎埋即掘冢也新葬者謂之埋師古曰椎殺人而埋之恐非

李廣傳彌節白檀彌與弭同司馬相如傳於是楚王乃弭節俳徊註郭璞曰弭猶低也節所杖信節也

陵當發出塞迺詔彊弩都尉令迎軍言當侯陵出塞之後乃詔博徳迎之

蘇武傳陵惡自賜武使其妻賜武牛羊數十頭令人送物與人而託其名於妻者往往有之其謂之賜者陵在匈奴已立為王故也云惡自賜武蓋嫌於自居其名耳師古註謂若示已於匈奴中富饒以夸武者非

司馬相如傳子虛之賦乃游梁時作當是侈梁王田獵之事而為言耳後更為楚稱齊難而歸之天子則非當

日之本文矣若但如今所載子虛之言不成一篇結構

張安世傳無子子安世小男彭祖謂賀無見存之子而

以安世小男為子其蚤死之子別有一子乃下文所謂

孤孫霸非無子也

杜周傳吏所增加十有餘萬謂辭外株連之人

張騫傳竟不能得月氏要領古人上衣下裳舉裳者執

要舉衣者執領

廣陵王胥傳女須泣曰孝武帝下我言孝武帝降憑其

身而言

千里馬兮駐待路言神魂飛揚將乘此馬而逺遼千里之外張晏註以為驛馬非

嚴助傳臣聞道路言閩越王弟甲弑而殺之即下文所云會閩越王弟餘善殺王以降者也當淮南王上書之時不知其名故謂之甲猶云某甲耳師古曰甲者閩越王弟之名非

朱買臣傳買臣入家中即會稽邸中也邸如今京師之

會館

東方朔傳以劍割肉而去之裴松之註魏志云古人謂藏為去蘇武傳掘野鼠去屮實而食之師古曰去謂藏之也

楊惲傳廷尉當惲大逆無道者以書中有君父送終之語

梅福傳諸侯奪宗如帝摯立不善崩而堯自唐侯升為天子是也

梅福傳贊殷鑒不遠夏后所聞謂福引呂霍上官之事以規切王氏師古註謂封孔子後非

霍光傳張章等言霍氏皆讐有功晉灼曰讐等也非也此如詩無言不讐之讐詩正義相對謂之讐左傳僖五年無喪而感憂必讐焉註讐猶對也律歷志廣延宣問以理星度未能讐也鄭德曰相應為讐也郊祀志其方盡多不讐伍被傳贊忠不終而詐讐魏其傳上使御史簿責嬰所言灌夫頗不讐

趙充國傳微將軍誰不樂此者言豈獨將軍茍安貪便人人皆欲為之師古註以微字屬上句讀非

辛慶忌傳衛青在位淮南寢謀謂伍被言大將軍數將習兵未易當又言雖古名將不過是為淮南所憚

于定國傳萬方之事大録于君按今所傳王肅註舜典納于大麓曰麓録也納舜使大錄萬機之政葢西京時已有此解故詔書用之章帝即位以太傅趙熹太尉牟融並錄尚書事

于定國傳賛哀鰥哲獄毛詩禮記凡鰥寡之鰥皆作矜

此亦矜之誤哲則折之誤也師古以傳中有哀鰥寡語遂以釋此文而以哲為明哲之哲

龔勝傳勿隨俗動吾冢種柏作祠堂師古曰多設器備恐被發掘為動吾冢非也古人族葬勝必已自有墓若隨俗人之意更於冢上種柏作祠堂則是動吾冢也蓋以朝代遷革一切飾終之禮俱不欲用

韋賢傳歲月其徂年其逮耇於昔君子庶顯于後孟自言年老慕昔之君子垂令名于後欲王信老成之言而

用之也在緜詩曰既耇且陋則此為孟之自述可知

下從者與載送之下如袁盎傳下趙談之下與之共載

復送至其家也

尹翁歸傳高至於死高謂罪名之上者猶言上刑

王尊傳猥被共工之大惡謂御史大夫劾奏尊以靖言

庸違象共滔天

蕭育傳鄠名賊梁子政名賊猶言名王謂賊之有名號者

也師古曰名賊者自顯其名無所避匿言其彊也非

宣元六王傳贊貪人敗類大雅桑柔之詩師古註誤以為湯

張禹傳兩人皆聞知各自得也崇以禹為親之宣以禹為敬之故各自得

翟方進傳萬歲之期近慎朝暮謂宮車晏駕故下文郎賁麗以為可移於相也

揚雄傳不知伯僑周何別也謂不知是何王之別子

冠倫魁能能字當屬上句言為能臣之首

史書之文中有悞字要當旁證以求其是不必曲為之說如此傳解謿篇中欲談者宛舌而固聲固乃同之誤東方朔割名於細君名乃炙之誤有文選可證而必欲訓之為固為名此小顔之癖也顔氏家訓云穀梁傳孟勞者魯之寶刀也僖元年有姜仲岳讀刀為力謂公子左右姓孟名勞多力之人為國所寶與吾苦諍清河郡守邢峙當世碩儒助吾證之赧然而服此傳割名之解得無類之

儒林傳弟子行雖不備而至於大夫郎掌故以百數謂不必皆有行誼而多顯官

貨殖傳為平陵石氏持錢持錢猶今人言掌財也如氏苴氏皆平陵富人而石訾亦次之

游俠傳酒市趙君都賈子光服虔曰酒市中人也非也按王尊傳長安宿豪大猾箭張禁酒趙放晉灼曰此二人作箭作酒之家今此上文有箭張回即張禁也君都亦即放也名偶異耳

佞幸傳朕惟噬膚之恩未忍是取易睽六五厥宗噬膚

言貴戚之卿恩未忍絶

匈奴傳孤僨之君僨如左傳張脉僨興之僨倉公傳所

謂病得之欲男子而不可得也

衛律為單于謀穿井築城治樓以藏穀與秦人守之師

古曰秦時有人亡入匈奴者今其子孫尚號秦人非也

彼時匈奴謂中國人為秦人猶今言漢人耳西域傳匈

奴縛馬前後足置城下馳言秦人我匄若馬師古曰謂

中國人為秦人習言故也是矣其言與秦人守者匈奴以轉徙為業不習守禦凡穿井築城之事非秦人不能為也大宛傳聞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亦謂中國人也

去胡來王唐兠師古曰為其去胡而來降漢故以為王號非也西域傳婼羌國王號去胡來王

臣知父呼韓邪單于蒙無量之恩其時尚未更名當曰臣囊知牙斯作史者從其後更名録之耳

故印已壞乃云因上書求故印者求更鑄如故印之式去新字而言璽

南粤傳朕高皇帝側室之子師古曰言非正嫡所生非也春秋左氏桓公二年傳曰卿置側室杜解側室衆子也文公十二年傳曰趙有側室曰穿

西域傳康居國王東羈事匈奴言不純臣但羈縻事之與烏孫羈屬意同當用彼註刪此註

宜給足不可乏當作可不乏

外戚傳常與死為伍言濱於死

其條刺史大長秋來白之史當作使

丞知是何等兒也言藏之以辨是男非女師古註非

奈何令長信得聞之謂何道令太后聞之

終没至迺配食於左座謂合葬渭陵配食元帝

王莽傳治者掌寇大夫陳成自免去官蓋先幾而去

自稱廢漢大將軍者自稱漢大將軍也下文云亡漢將

軍同此意自莽言謂之廢漢亡漢耳

會省戶下省戶即禁門也蔡邕獨斷曰禁中者門戶有禁非侍御者不得入故曰禁中孝元皇后父大司馬陽平侯名禁當時避之故曰省中

右庚刻木校尉刻克同取金克木

叙傳劉氏承堯之後氏族之世著乎春秋左氏昭公二十九年傳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者學擾龍于豢龍氏以事孔甲師古引士會奔秦其處者為劉氏則又其苗裔也彤落洪支謂中山東平之獄服虔以為廢退王

氏非

後漢書註

光武紀令𠑽誰賊而馳鶩擊之乎註誰謂未有主也非言此何等賊不足煩主上親擊也

敢拘制不還以賣人法從事言凡略賣人口律罪之重其法也

質帝紀先能通經者各令隨家法註儒生為詩者謂之詩家為禮者謂之禮家非也謂如詩有齊魯韓毛通齊

詩者自以為齊詩教授通魯詩者自以為魯詩教授韓毛及五經皆然乃所謂家法耳魯丕傳言法異者各令自說師法徐防傳言伏見太學試博士弟子皆以意說不循（今文誤作脩）家法是也（左雄傳註儒有一家之學故稱家此得之矣）

安帝紀永初元年九月癸酉調揚州五郡租米贍給東郡濟陰陳留梁國下邳山陽註五郡謂九江丹陽廬江吳郡豫章也揚州領六郡會稽最遠蓋不調也按順帝紀永建四年分會稽為吳郡安帝時未有吳郡止五郡

無可疑者註非

馮異遺李軼書苟令長安尚可扶助延期歲月疏不間親遠不踰近季文豈能居一隅哉言季文於更始為親近之臣當在朝秉政豈得居此一隅註失其指反以為疏遠非

景丹傳邯鄲將帥數言我發漁陽上谷兵我聊應言然謂邯鄲將帥有此言我亦聊以此言應之不能必二郡之果來也本文自明註乃謂王郎欲發之謬矣

鮑永傳太守趙興歎曰我受漢茅土不能立節而鮑永死之豈可害其子也永字誤當作鮑宣

楊厚傳陰臣近戚妃黨當受禍陰臣謂婦人下文宋阿母是也註陰私也非

郎顗傳思過念咎務消祇悔註祇大也非也按易復初九无祇悔九家本作多古人多祇二字通用論語多見其不知量也正義曰古人多祇同音左傳襄二十九年多見疏也服虔本作祇

朱浮傳自損盛時損當作捐

賈逵傳鄉人有所計爭輒令祝少賓司馬均註云祝詛也爭曲直者輒言敢祝少賓乎非也言敢于少賓之前發誓于事之如神明也古人文簡爾

鍾離意傳光武得奏以見霸侯霸見當作視古示字作視謂以意奏示霸也

張禹傳祖父況為常山關長會赤眉攻關城按前漢志常山郡之縣十八其十二曰關後漢志無此縣世祖所省也其地當即今之故關建武十五年徙鴈門代郡上

谷三郡民置常山䦨居庸關以東

梁節王暢傳今陛下為臣汣汚天下汣汚猶左氏傳所謂國君含垢

李雲傳當有黄精代見註黄精謂魏氏將興也按雲本不知是魏故下言陳項虞回許氏爾黄之代亦自是五運之序王莽亦自以為祖黄帝也

曹騰傳頴川堂谿趙典等按蔡邕傳作五官中郎將堂谿典註堂谿姓也此文衍一趙字趙典本傳是成都人非頴川靈帝初官衛

尉卒又黨錮傳云唯趙典名
見而已是後漢有兩趙典

文選註

阮嗣宗詠懐詩西游咸陽中趙李相經過顔延年註趙漢成帝后趙飛燕也李武帝李夫人也按成帝時自有趙李漢書谷永傳言趙李從微賤專寵外戚傳班倢伃進侍者李平平得幸亦為倢伃叙傳班倢伃供養東宫進侍者李平為倢伃而趙飛燕為皇后自大將軍王鳳薨後富平定陵侯張放淳于長等始愛幸出為微行行

則同輿執轡入侍禁中設宴飲之會及趙李諸侍中皆引滿舉白談笑大噱史傳明白如此而以為武帝之李夫人何哉

陶淵明詩註

西溪叢語陶淵明詩云聞有田子春節義為士雄漢書燕王劉澤傳云高后時齊人田生游乏資以書干澤澤大悅之用金二百斤為田生壽田生如長安求事幸謁者張卿諷高后立澤為琅邪王晉灼曰楚漢春秋云田

生字子春非也此詩上文云辭家夙嚴駕當往至無終下文云生有高世名既没傳無窮其為田疇可知矣三國志田疇字子泰右北平無終人也泰一作春若田生游說取金之人何得有高世之名而為靖節之所慕乎遂盡介然分終死歸田里是用方望辭隗囂書雖懷介然之節欲潔去就之分

多謝綺與角精爽今何如多謝者非一言之所能盡今人亦有此語漢書趙廣漢為京兆尹常記召湖都亭長

西至界上界上亭長戲曰為我多問趙君註多問者言殷勤若今人千萬問訊也

李太白詩註

誰憐李飛將白首沒三邊昔人譏其以飛將軍翦截為飛將者然古人自有此語後漢書班勇傳班將能保北鹵不為邊害乎後魏唐永正光中為北地太守數與賊戰未嘗敗北時人語曰莫陸梁恐爾逢唐將並以將軍為將海上碧雲斷單于秋色來單于是地名通典麟德元年

改雲中都護府為單于大都護府領縣一曰金河有長城有金河李陵臺王昭君墓舊唐書突厥傳車鼻既破之後突厥盡為封疆之臣於是分置單于瀚海二都護單于都護領狼山雲中桑乾三都督蘇農等一十四州新書言磧以北蕃州悉隷瀚海南隷雲中雲中者義成公主所居也頡利滅李靖徙突厥羸破數百帳居之以阿史德為之長衆稍盛即建言願以諸王為可汗遥統之帝曰今可汗古單于也乃改雲中府為單于大都護府以殷王旭輪

即睿宗為單于都護裴行儉傳突厥阿史德溫傅反單于管內一十四州並叛應之范希朝傳單于城中舊少樹希朝於他處市柳命軍人種之俄遂成林田歸道傳默啜奏請六胡州及單于都護府之地則天不許回紇傳遣使北收單于兵馬倉糧通鑑註引宋白曰唐振武軍舊單于都護府即漢定襄郡之盛樂縣也在陰山之陽黃河之北後魏所都盛樂是也唐平突厥於此置雲中都督府後改單于府新唐書地理志曰唐之盛時開元天寶之際東至安東西至安西南至日南北至單于府徐九皋詩題曰送部四鎮人往單于崔顥詩題曰送單于裴都護赴

西河岑參輪臺即事詩輪臺風物異地是古單于是也

杜子美詩註

寄臨邑舍弟詩徐關深水府送舍弟頴赴齊州詩徐關東海西徐關在齊境今不可考左傳成公二年齊師敗于𥙘齊侯自徐關入十七年齊侯與國佐盟于徐關而復之

行次昭陵詩威定虎狼都註引禩秦傳秦虎狼之國甚為無理此乃用秦本紀賛㨿狼弧蹈參伐參為白虎秦之分星也

往者災猶降蒼生喘未蘇謂武韋之禍指麾安率土蕩

滌撫洪鑪謂玄宗再造唐室也本於太宗之遺徳在人故詩中及之錢氏謂此詩天寶亂後作而改鐵馬為石馬以合李義山詩昭陵石馬之説非矣其朝享太廟賦曰弓劍皆鳴汗鑄金之風馬此在未亂以前又將何説必古記有此事而今失之爾今昭陵六馬見存皆琢石為屏而刻馬於上其文凸起非金馬也乾陵石馬亦然

奉贈韋左丞丈詩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顔氏家訓古來名士多所愛好惟不可令有稱譽見役勲貴處之

下坐以取殘杯冷炙之辱

高都護驄馬行安西都護胡青驄魏書吐谷渾傳吐谷渾嘗得波斯草馬放入海因生驄駒能日行千里世傳青海驄者是也

送蔡希魯還隴右詩涼州白麥枯杜氏通典涼州貢白小麥十石

天育驃騎歌伊昔太僕張景順監牧攻駒閱清峻遂令大奴守天育别養驥子憐神駿按史言玄宗初即位牧

馬有二十四萬匹以太僕卿王毛仲為內外閑廐使少卿張景順副之開元十三年玄宗東封有馬四十三萬匹牛羊稱是上嘉毛仲之功加開封儀同三司是景順特毛仲之副爾今斥毛仲為大奴而歸其功於景順殆以詩人之筆而追黜陟之權乎

哀王孫詩但道困苦乞為奴南史齊明帝為宣城王遣典籤柯令孫殺建安王子真子真走入牀下令孫手牽出之叩頭乞為奴不許而死

朔方健兒好身手顔氏家訓項世離亂衣冠之士雖無身手或聚徒衆

大雲寺贊公房詩狺狺國多狗韓非子外儲說右上夫國亦有狗有道之士陳其術而欲以明萬乘之主大臣為猛狗迎而齕之此人主之所以蔽脅而有道之士所以不用也戰國策江乙以狗喻昭奚恤

晚行口號遠愧梁江總還家尚黑頭劉辰翁評曰人知江令自陳入隋不知其自梁時已達官矣自梁入陳自

陳入隋歸尚黑頭其人物心事可知著一梁字而不勝其愧矣詩之妙如此豈待罵哉按陳書江總傳侯景寇京都詔以總權兼太常卿臺城陷總避難崎嶇至會稽郡復往廣州依蕭勃及元帝平侯景徵總為明威將軍始興内史會江陵陷不行總因此流寓嶺南積歳天嘉四年以中書侍郎徵還朝以本傳總之年計之梁太清三年己巳臺城陷總年三十一自此流離於外十四五年至陳天嘉四年癸未還朝總年四十五即所謂還家

尚黑頭也總集有詒孔中丞奐詩曰我行五嶺表辭鄉二十年子美遭亂崎嶇略與總同而自傷其年已老故發此歎爾何暇罵人哉傳又云京城陷入隋為上開府開皇十四年卒於江都時年七十六去禎明三年己酉陳亡之歲又已五年頭安得黑乎其臺城陷而避亂本在梁時自不得蒙以陳氏何罵之有且子美詩有云莫看江總老猶被賞時魚有云管寧紗帽淨江令錦袍鮮有云江總外家養謝安乘興長亦已亟稱之矣李義山贈杜牧

之詩云前身應是梁
江總此又何所識哉
北征詩君誠中興主經緯固密勿漢書劉向傳引詩密
勿從事師古曰密勿猶黽勉
不聞夏殷衰中自誅褒妲不言周不言妹喜此古人互
文之妙自八股學興無人解此文法矣
晚出左掖詩騎馬欲雞棲蓋欲效古人敝車羸馬之意
後漢書陳蕃傳朱震字伯厚為州從事奏濟陰太守單
匡臓罪并連匡兄中常侍車騎將軍超桓帝收匡下廷

尉以譴趨趨詣獄謝三府語曰車如雞栖馬如狗疾惡如風朱伯厚雞栖言車小也余聞之張錦衣紀云唐席豫高都公楊府君碑銘曰獬豸之角初見觸邪雞栖之車遠聞疾惡垂老别詩土門壁甚堅杏園度亦難土門在井陘之東今獲鹿縣西南十里杏園度在衛州汲縣臨河而守以遏賊使不得度皆唐人控制河北之要地也舊唐書郭子儀自杏園渡河圍衛州史思明遣薛岌圍令狐彰于杏園李忠臣為濮州刺史移鎮杏園渡今河南徙而故蹟不可尋

矣唐崔峒送馮將軍詩想到滑臺桑葉落黃河東注杏園秋

秦州雜詩西戎外甥國註引吐蕃表稱外甥為證按册府元龜載吐蕃書皆自稱外甥稱上為皇帝舅開元二十一年從公主言樹碑於赤嶺其碑文曰維大唐開元二十一年歲次壬申舅甥修其舊好同為一家則盟誓之文誥勑之語已載之矣

胡舞白題斜按南史裴子野為著作舍人時西北遠邊

有白題國遣使繇岷山道入貢比國歷代弗賓莫知所出子野曰漢潁陰侯斬白題將一人服虔註云白題胡名也然則白題乃是國名梁武帝普通三年白題國遣使獻方物冊府元龜白題國在滑國東而此詩以為白額儻亦詞家所謂借用者乎

喜聞官軍已臨賊境二十韻家家賣釵釧準擬獻香醪南史庾杲之傳杲之嘗兼主客郎對魏使使問杲之曰百姓那得家家題名帖賣宅答曰朝廷既欲掃蕩京雒克復神州所以家家賣宅耳

送鄭虔貶台州司戶詩酒後常稱老畫師舊唐書閻立本傳太宗嘗與侍臣學士泛舟於春苑池中有異鳥隨波容與召立本令寫鳥閣外傳呼云畫師閻立本

寄岳州賈司馬六丈巴州嚴八使君詩賈筆論孤憤嚴君賦幾篇是用史記賈誼至長沙弔屈原事漢書藝文志嚴助賦三十五篇

古人經史皆是寫本久客四方未必能攜一時用事之誤自所不免後人不必曲為之諱子美寄岳州賈司馬

六丈巴州嚴八使君詩弟子貧原憲諸生老伏虔本用濟南伏生事伏生名勝非虔後漢有服虔非伏也示獠奴阿段詩曽驚陶侃胡奴異蓋謂士行有胡奴可比阿段胡奴侃子範小字非奴也人如上兜率寺詩何顒好不忘當是周顒見葉少藴

佐還山後寄詩分張素有期後魏高允徵士頌在者數子仍復分張北史蠕蠕阿那瓌言老母在彼萬里分張後周庾信傷心賦兄弟則五郡分張父子則三州離散

蜀相詩三顧頻繁天下計入衡州詩頻繁命屢及蜀志費禕傳以奉使稱㫖頻繁至吳晉書刑法志詔㫖使問頻繁山濤傳手詔頻繁文選庾亮讓中書令表頻繁省闥出總六軍潘尼贈張正治詩張生拔幽華頻繁登二宮陸雲夏府君誄頻繁幃幄答兄平原書錫命頻繁唯費禕山濤二傳作頻盖後人減筆書爾

題郭明府茅屋詩頻驚適小國左傳僖公七年楚文王戒申侯無適小國

寄韓諫議詩色難腥腐餐楓香漢書佞幸傳太子𪊲癰而色難之

送李卿詩上四句謂李卿下四句乃公自道晉山雖自棄是用介之推入緜上山中事

傷春詩大角纒兵氣後漢書董卓傳贊矢延王輅兵纒魏象

鉤陳出帝畿水經注紫微有鉤陳之宿主鬭訟兵陳者舊把天衣南齊書輿服志衮衣漢世出陳留襄邑所

織宋末用繡及織成齊建武中乃彩畫爲之加飾金銀
薄時亦謂天衣梁庾肩吾和皇太子重雲殿受戒詩天
衣初拂石豆火欲然薪唐姚元景光宅寺造佛像讚萋
被承歡曳天衣而下拂

贈王二十四侍御詩女長裁褐穩男大卷書勻南齊書
張融傳與從叔征北將軍永書曰世業清貧民生多待
榛栗棗修女贄既長束帛禽鳥男禮已大勉身就官十
年七仕不欲代耕何至此事

八哀詩長安米萬錢漢書高帝紀關中大饑米斛萬錢食貨志米至石萬錢

解悶詩何人為覔鄭瓜州公自註今鄭秘監審劉辰翁曰因金陵有瓜州號鄭瓜州謬甚按瓜洲唐時屬潤州非金陵別有考在第三十一卷且其字作洲非州也本文並無金陵即令秘監流寓金陵遂可以二百里外江中之一洲為此君之名號乎唐書地理志瓜州晉昌郡下都督府武德五年析沙州之常樂置屬隴右道蕭嵩傳開元十

五年吐蕃陷瓜州執刺史田元獻以嵩為兵部尚書河西節度使嵩奏以張守珪為瓜州刺史修築州城招輯百姓令其復業張守珪傳以戰功加銀青光禄大夫仍以瓜州為都督府以守珪為都督岑參為宇文判官詩君從萬里使聞已到瓜州蓋必鄭審嘗官此州故以是稱之今不可考矣

夔府書懐詩蒼生可察眉列子晉國苦盜有郄雍者能視盜之貌察其眉睫之間而得其情

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序記於郾城觀公孫氏舞劍器渾脫舊唐書郭山惲傳中宗引近臣宴集將作大匠宗晉卿舞渾脫胡三省註通鑑長孫無忌以烏羊毛為渾脫氊帽人多效之謂之趙公渾脫因演以為舞中宗神龍二年三月并州清源縣尉吕元泰上疏言比見都邑坊市相率為渾脫駿馬胡服名為蘓莫遮非雅樂也

遣懷詩元和辭大鑪揚雄解難陶冶大鑪

秋興詩直北闗山金鼓震史記封禪書遂因其直北立五帝壇

波漂菰米沈雲黒粱庾肩吾奉和皇太子納涼梧下應令詩黒米生菰葉青花出稻苗

久居夔府將適江陵四十韻擺闔盤渦沸鬼谷子有捭闔篇捭擺古今字通

哭李尚書詩奉使失張騫舊唐書房王惲傳惲孫之芳幼有令譽頗善五言詩宗室推之開元末為駕部員外

郎天寶十三載安禄山奏為范陽司馬禄山反自拔歸西京授右司郎中歴工部侍郎太子右庶子廣德元年遣之芳兼御史大夫使吐蕃被留境上二年而歸除禮部尚書尋改太子賓客

秋色凋春草王孫若箇邊五臣註文選招隱士曰屈原與楚同姓故云王孫

宴王使君宅詩留歡卜夜閒閒字當從月甫父名閑自不須諱此閒字説文閒隙也閒暇之閒本從隙生義秖

是一字至日遣興詩朱衣只在殿中間音異字同

韓文公詩註

韓文公游青龍寺贈崔太補闕詩側耳酸腸難濯澣是用詩柏舟如匪澣衣秋懐詩慼慼抱虚鼇是用陸士衡歎逝賦節循虚而鼇立註皆不及

通鑑註

賦於民而食人二雞子賦於民而食者取之於民也人二雞子者每人令出二雞子也胡氏未註

幾能令臧三耳矣言幾令人以為實有三耳

漢武帝太初三年膠東太守延廣為御史大夫註延廣史逸其姓按延即姓也三十九卷南鄭人延岑註延姓岑名四十五卷有京兆尹南陽延篤

諸葛亮出師表云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所謂敗軍乃當陽長坂之敗其云奉命則求救於江東也註乃云事見上卷文帝黄初四年非

虞翻作表示呂岱為愛憎所白語出吳書註曰讒佞之人有愛有憎而無公是非故謂之愛憎愚謂愛憎憎也言憎而並及愛古人之辭寛緩不迫故也又如得失失也史記刺客傳多人不能無生得失利害害也史記吳王濞傳擅兵而別多佗利害緩急急也史記倉公傳緩急無可使者游俠傳緩急人之所時有也成敗敗也後漢書何進傳先帝嘗與太后不快幾至成敗同異異也吳志孫皓傳注蕩異同如反掌晉書王彬傳江州當人强盛

時立異同羸縮縮也吳志諸葛恪傳一朝羸縮人情萬端禍福禍也晉歐陽建臨終詩潛圖密已構成此禍福端皆此類

庚亮出奔左右射賊誤中柂工應絃而倒船上咸失色欲散亮不動徐曰此手何可使著賊註曰言射不能殺賊而反射殺柂工自恨之辭也非也亮意蓋謂有此善射之手使著賊身亦必應弦而倒耳解嘲之語也

宋明帝泰始三年沈文秀攻青州刺史明僧嵩帝遣輔

國將軍劉懷珍浮海救之進至黔陬文秀所署長廣太守劉桃根將數千人戍不其城懷珍軍于洋水遣王廣之將百騎襲不其城拔之註云洋水即巨洋水按不其城在今即墨縣西南而巨洋水乃今之巨蔑河在臨朐益都壽光三縣之境與黔陬不其相去三四百里安能以百騎而襲取之乎水經注云拒艾水出黔陬縣西南拒艾山又謂之洋洋水膠州志曰洋河在州南三十里發源鐵橛山東流入于海此即懷珍所屯軍處耳

梁武帝大通二年魏爾朱榮欲討山東羣盜請勑蠕蠕王阿那瓌發兵東趨下口以躡其背註云下口蓋指飛狐口非也此即居庸下口一百六十六卷註曰幽州軍都縣西北有居庸關㶟餘水出上谷溫陽縣之東南流出關謂之下口

周主從容問鄭譯曰我脚杖痕誰所為也對曰事由烏丸軌宇文孝伯謂由此二人也下云因言軌捋須事亦是譯言之也故軌見殺而孝伯亦賜死註以宇文孝伯

屬下讀而云孝伯何為出此言誤矣
突厥立劉武周為定楊可汗註云將使之定揚州非也
楊者隋姓下條云劉武周為定楊天子郭子和為平楊
天子猶言定隋平隋爾楊字从木
武后永昌元年二月丁酉尊魏忠孝王曰周忠孝太皇
妣曰忠孝太后文水陵曰章德陵咸陽陵曰明義陵註
云武氏之先葬文水士彠及其妻葬咸陽非也后父士
彠葬文水母楊氏葬咸陽後章德改名昊陵明義改名

順陵其碑文云然

劉肅大唐新語中宗宴興慶池侍宴者並唱迴波詞給事中李景伯歌曰迴波詞持酒巵微臣職在箴規侍宴既過三爵諠譁竊恐非儀首二句三言下三句六言葢迴波詞體也今通鑑作迴波爾時酒巵恐傳寫之誤

唐穆宗長慶元年劉總奏分所屬為三道以幽涿營為一道平薊嬀檀為一道瀛莫為一道註云營州治柳城道里絶遠劉總奏以為一道必有說按唐書地理志營

州柳城郡萬歲通天元年為契丹所陷聖歷二年僑治漁陽開元五年又還治柳城意者中唐之世復僑治於幽薊之間而史家自天寶亂後於東北邊事略而不詳故今無所考耶

李茂貞不敢稱帝但開岐王府置百官名其所居為宮殿妻稱皇后註曰自為岐王而妻稱皇后妻之貴踰於其夫矣竊謂此事理之必不然皇后乃王后之誤

後漢高祖紀吳越內牙指揮使諸溫註漢書地理志琅

邪郡有諸縣蓋以邑為氏也非按越有大夫諸稽郢

周太祖廣順元年慕容彦超遣使入貢帝慮其疑懼賜詔慰安之曰今兄事已至此言不欲繁望弟扶持同安億兆令兄者太祖自謂也事已至此謂為衆所推而即帝位也觀下文稱之為弟語意相對可知註以漢祖為彦超之兄改作令兄者非

日知録卷二十七